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目錄

河南一

布政使

李禎

蕭省身

豐慶

程泰

沈杰

劉挺

蔡潮

楊子器

孫存

叅政

鄭居貞

李崙

閻仲寧

顧福

吳愈

秦文

濟鑑

丁致祥

劉友仁

王慎中

樂護

叅議

閻欽

王億

按察使

姜綰

李重

李攀龍

副俊

陳壯

劉俊

陳束

史英

顧璫

文皓

章時鸞

僉事

江暉

山陰張煒芳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榘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

河南一

布政使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禎墓碑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永樂癸未廷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世稱是科得人爲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爲

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士以備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同事者僻書疑事有所不通多質於公推其該博精力倍人辰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爲詩文應人之求者皆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爲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客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急剗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枵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意堅苦勵

節時流少

爲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主知狼懷自用專以
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視慢易僉佐少忤其意者輒
中傷之衆皆側目而視公特異有所承稟色辭俱溫
始終不少衰駕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命
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藩憲員缺 太宗命簡兩京
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仁宗舉公等若下人應詔宴
于禮部予道里費至卽陞爲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
之廣西地極南徼溪洞獠獠時出剽掠邊氓苦之公
至而威望凜然徂伏深阻不復出爲民患境內宴安
政務修舉尋丁外艱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仁宗在位言於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在列竦聽退而相與喜嘆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成徙太宗震怒被灾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得人以撫安其民改公往蒞河南被命卽就道旣至宣布主恩疏滯舉廢救災恤患憫下窮繩豪猾去貪殘方岳之政所當舉者盡心焉質明起眠日入方息居數月政化大行聲績茂著後丁內艱歸服喪河南海饑本司累奏起公治之宣宗命奪喪乘傳赴官爲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不待引年堅乞致仕詔報可旣歸而先廬僅蔽風雨服食清約如寒士

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居雖密邇郡城足跡未嘗至公
府守長於政務有所咨決極言無隱因其言民隱受
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咏自娛遠近有求
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惟以力學修身
爲言餘無他語儵然而逝時蓋景泰壬申歲也距生
洪武丙辰年七十有五公諱禎字昌祺別號僑菴世
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
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弱冠爲文藻思溢出蔚有老
氣不惟一時才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棻輩相與頡
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

源于世平生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嗚呼昔之所
謂大臣者委身徇國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遑惜
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
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
卒也家無以爲喪公任牧伯身寵家溫固其宜也而
乃俛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揆之二
公夫何愧焉嗟彼顧利冒恥不爲公議之所右者其
賢不肖何如哉

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傳

實錄

蕭公省身江西泰和縣人永樂初科進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早暮勞勤而廉介目執上官材之仁宗皇帝監國進郎中歲餘超陞河南右布政使時河南仍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用安之每事存大體略小過吏民服其長者洪熙元年考最例給誥命省身陳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上嘉而從之封其父如制後有應給誥勅願先給親者皆援省身例而得省身有雅量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其過每有小失輒赧然面赤而圖改焉人以是多之卒

年五十一

河南右布政使豐慶傳

實錄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餽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公又曰不然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

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于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河南左布政使程公泰墓碑

程攸政

成化庚子秋予居先少保襄毅公之喪聞人傳河南左布政使吾用元以七月一日終于官爲之驚怛曰噫器宇間學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用元何可多得而遽至此豈造物者之乖乎是歲冬予以賜葬恩入謝遇其櫬邵伯河下旅次不能爲禮唁其派而別暨予南還則用元葬矣猥且奉邑人前監察御史康君永韶狀請銘其墓上之石嗚呼其尚忍銘吾用元也哉惟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以善政爲民請留始家歛篁墩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洸起兵

拒戾景廟食于郡忠壯十三世生唐檢校御史中丞
澧又起兵拒黃巢凡再世有全郡之功其居祁門善
和里者祖中丞長子檢校戶部尚書仲繁用元所自
出也居休寧陪郭者祖中丞李子欽州兵馬先鋒使
南節予所自出也故予之族於用元爲近尚書十八
世孫德堅國初以行樞密院都事守景德鎮是爲用
元高祖曾祖汝楫祖景華俱不仕父顯起鄉貢進士
官至韓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母齊氏封宜人用
元受經所得最深又旁通諸經史正統中長史公教
諭河間任丘而予家先以尺籍隸河間襄毅公每往

來敘宗好雅愛用元以爲是必亢其宗者歲丁卯領
南畿鄉薦登景泰甲戌進士第觀政戶部乙亥奉命
犒師宣府總帥厚餽悉卻之都憲葉文莊公方督邊
餉與語大悅天順改元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己卯犒
陝西時尚書年恭定公待部屬嚴甚獨禮用元以績
最聞賜敕命督餉淮安一年代還上書乞歸省從之
癸未會試用薦充同考試官儀曹奉內幣踵門用元
力辭免禮部尚書姚文敏公嘆曰超出流輩遠矣朱
幾進福建司員外郎督負徵於天津諸處成化改元
晉郎中三載復以績最聞賜誥命是歲用兵遼東遣

用元給軍實師賴以濟庚寅遣視山東災上書言四
事曰存漕運以防民飢整兵備以衛民生減養馬以
安民心增接遞以紓民力事多舉行比還擢廣西右
叅政安南以地界不定數近邊用元冒險往定之乃
已理禁修墜政漸以成壬辰以齊宜人憂歸而長史
公繼卒喪葬一以禮拓先祠以謹時祀輯先德爲世
芳集以傳服闋改河南右叅政奉璽書專理國儲定
轉輸遠近適均法以便民又以其暇時葺二程夫子
闕里祠宇以風其士人戊戌晉右布政使明年晉左
布政使律已守法以倡僚屬一乃晏然欲自引年章

其未上而疾作矣所部黯然聞者愕眙以爲善人之
不幸距生永樂辛丑年六十爲人恂恂謹恪口未嘗
及人之過巧佞者或竊笑之然其中涇渭極明有確
然不可易者平居恬澹寡嗜好疑若不柰繁劇而所
居官理不急不徐喜功邀譽者反出其下蓋人陰被
其惠澤甚多而世亦未盡知之爲學不事詞藻雖時
賦詩寫竹以適其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
也其不自伐如此

河南右布政使沈公杰墓碑

王 鏊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陵
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公元有醫
學提領諱瑛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學錄生德
輝浙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皇明
御醫博學工詩歷事 仁宣二廟考守以公貴封奉
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十
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年
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
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

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睢民始免墊溺飢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行糧使歸畊且給之子粒牛具戶口日增鄰封有訟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賜之誥命入爲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則涸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得灌漑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常平倉創歲飢減價以糴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有廟

衡州

孔氏

士

孫在衡倅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五
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塋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爲政
知所重皆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左叅
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惟
迎之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六
百石官有不快于公者因疏公老疾不視事公不辯
諛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
十一卒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致
仕方伯跋歷中外二十餘年第入翰林位至春坊
諭德譙鄉貢進士吳人華之公體貌州赴義則勇所

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河南任未久
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衢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遺
愛寔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平生所學矣余故
櫛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河南左布政使劉公挺行狀

劉玉

公諱挺字咸卓姓劉氏宋汴梁人始祖諱漢臣靖康
南徙二世祖諱功甫任萬安丞遂占籍邑之橫街世
有明德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元季弗仕國朝俱
贈刑部尚書祖諱廣恒卓筆工詩翰考諱述勲累贈
武選尚書郎妣彭氏封太宜人公有異質見者拭目
成童選補邑庠弟子員爲文辭刻勵宏肆課試屢
先其列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弘治庚戌登進士第
二甲癸丑授武選主事時大司馬鈞州馬公以嚴蒞
屬獨公筮仕深爲所器雲貴旗役冊同官欲盡革之

公稽較數日存者過半馬公喜曰活者殆萬餘人矣武弁世廢例雖有常而滋久滋多更或緣以爲奸怙恩附勢者又或以情尼法公持以公平蒞以精審不以利回不以勢屈不數月銓度以清丁巳北虜有警少司馬李公奉命閱邊庭議以公爲輔李公卒大同公身任其事修城堡選將令出兵于私役以充行伍竣事而歸馬公喜曰是可大任矣己未陞員外郎署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公屢涉皆武選始終康慎舉望隆一時僉議超拜公屬丁內艱弗果戊辰服除補祠祭已而儀制文選有缺冢宰靈寶許公大宗伯太

原周公俱屬意許公以周公先進遜之故改公儀制
尋遷光祿少卿始公居武選多忤權貴人至是逆瑾
用事多譖之者錦衣使陽銘宿怨銜之尤深然卒不
能害而瑾反稱之已巳冬奉命勘遼陽軍屯葢出瑾
意然竟爲同事者所芽蘖庚子春取歸會同邑蕭姓
者通番事敗瑾怒欲連坐邠人公出補湖廣右參政
至則分守湖北勵精旬宣威惠甚著辛未擢右布政
使協心于公庶事咸理壬申轉河南左布政使值寇
擾甫息王師凱旋宴犒送迎勞費百出當事者縮手
袖間公至處之有方優裕周悉上下具宜不見聲色

衆服其才癸酉春感疾旣愈然益勤於政迨秋增劇遂不能起公爲人精確言笑不妄而臨事詳雅接人謙和居家敦孝友爲古章句步驟柳州有絕似者作字類顏甚偉晚益奇易學尤精鉤深剔微卓有定見居南雍及武選時從者甚衆一經指授輒領鄉薦登甲科陳本初汪器之其尤顯者居官勤政器自將最爲都憲安成張公司徒安陸縣公家宰樂平喬公所知交游士夫稱之如出一口湖藩巡撫泊南科道常交章薦不幸不克竟其所施命也夫生天順戊寅卒正德癸酉春秋五十有六

河南右布政使蔡公潮行實

蔡雲程

先君諱潮字某別號霞山五世祖興三府君鄧故族
元末海上多兵患徙居臨海因家焉世以長厚稱於
鄉考貽菴府君某仕閩滄峽大使以先君貴贈徵仕
郎兵科右給事中妣杜氏贈孺人成化丁亥六月寔
生先君于京師旅舍先君自幼穎異不羣讀書過目
成誦久益不怠早失恃甫弱冠貽菴府君亦謝世孤
苦自立世元宗祔初業詩既成更業春秋浩博精詣
於學靡所弗窺量學西蜀吳公伯通吳江趙公寬每
歲試陳優異以國士相期舉弘治辛酉鄉魁乙丑會

試魁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拜兵科給事中明年戊辰
分考禮闈所拔多名士在諫垣慷慨敢言中外想望
風采迢逆瑾當事建議閱驗天下府庫虛實遣言官
中貴人雜出意在擊搏漁利海內搔動先君奉推擇
當詣闕務惜元氣存大體同事者始若落落終翕然
服從閩人莫不歸德至于今稱焉庚午轉右給事中
辛未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奉璽書督學湖湘至則著
條教揭學則先行後文力振士習校閱精嚴弗與毫
髮湖湘人士隨才造就聞風者莫不興起思慕垂四
十年于茲皆知稱曰霞山夫子也乙亥轉貴州右叅

謨貴西南荒徼蠻獠叢叢兵革相尋清平苗寇據
鱗山以叛勢搖全省先君毅然往鎮其地至則盜益
猖獗圍城數重乃殫慮經略誓死以守爲之間道轉
餉而饑卒蘇濬泉拯渴而古井出百計支持竟賴蕩
平太宰唐公龍時以御史按滇道清平目擊其事破
格論薦有曰獨當外患顛危不異於睢陽竟保孤城
功烈似過於張許人以爲允迄今諸苗帖服邊隅底
寧立生祠俎豆不忘旣而不肖往督滇學轉叅貴藩
每遇其地士民遮道問先君起居稽顙稱謝曰苦翁
寔生我也自鎮遠距省城凡七程重岡複嶺崎嶇嶮

絕旅行數十里無所依止乃爲之十里創亭翼然相望迨今過者莫不感頌會奉天殿采詔市木川貴間勞動居多少司空陳公雍撫臺鄒公文盛上其事爰被內帑文綺白金之賜壬申轉福建右叅政奉璽書督儲至則躬犯炎冰徧歷諸郡運方略靖海寇嚴徵令給軍儲泉漳兵民樹大事碑通衢標表功德其在他郡相地險隘輒爲梁涂葺以亭宇大者別萬里林闡鹽田谿設北嶺飛鷺雲嶺敷化諸皆昔稱魍魎魍魎之窟一旦蒼蔚悉屏化爲康莊學士四明豐先生熙爲記其事丁亥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郡郡

故有橋各朝天跨交溪悍流適駸于火民以舟濟艱
危震駭公私爲病因板號遮留願復舊觀爲之惻然
弭節數月解衣爲倡聞者爭先樂助卽日掄工備授
成筭視舊倍加完美垂成而後行論者擬諸端明萬
安橋云蒞汴凡注措悉務寬平募僚有歿者貧不能
歸傾月俸助之兩河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
郡縣道周悉種植榆柳諸木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
騎難於出沒且薪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未幾
具疏乞休因移書一二知舊成資奏者必得請乃返
維時撫臺潘公埴巡撫譚公繼交章保留弗可得益

自閩貴以來疏凡五上矣既歸徜徉山水陶寫吟咏
適然樂以終日性疎于殖財施人則不知倦親戚故
舊以匱乏告者靡弗矜之必不能葬者輒賻助之道
路津要故無梁者刳之圯壞者葺之其不梁者舟之
舟敝者新之其尤難爲力者如平大惡灘建邵家渡
橋移三江埠疏東泉二井除千百年害而貽之永利
殫心悉謀爲之必濟而後已他如割居址以闢通衢
脫帶金以暢道殫廣布方藥以康疾病凡可以利物
濟人者爲之略無勉強蓋自懸車以來餘二十年猶
一日也歲中每值旱澇輒率鄉耆詣神祠祈禱靡不

應驗已酉夏旱尤甚爲齋素出禱于外冒暑致疾臂
藥效遂考終正寢壽止八十有三足夕也烈風震
雷轟然旋繞所居屋上人咸以爲異於乎痛哉先生
孝友出於天性每惟父母不逮祿養遇忌日涕泣不
休伯氏湘涇旅葬滄峽使閩及叅藩特爲起墳置祀
田咸俾得所又祿度宏曠不立城府與人不問親疎
少長無弗通其情喜談名理間出雅謔揮麈對客疊
疊忘倦素精經術尤善啓發後先從游者多所造就
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爲詩文肆筆而成求者靡弗
應之短章片簡率寓箴誠不爲無益語喜作大書巨

坊名扁取重遐邇乃若才裕經綸志存康濟見之施
爲者有限而蘊蓄無窮故方仕也而推賢之章交上
比歸也而起廢之薦不置卒之日聞者莫不驚悼鄉
人無老少咨嗟涕洟奔走會弔若喪所親非偶然耳
所著詩文數十卷湖湘學政一卷判義六卷編次各
言二卷對偶菁華一卷

河南左布政使楊公子器墓志

邵寶

正德癸酉冬十二月三日河南左布政使楊君以入
覲北行卒于衛輝之驛舍君諱子器字名父世爲慈
谿人唐宋來代有顯者至君高祖彥良曾祖斗瞻祖
信皆隱以終父祿字履翁號石田以儒醫名累贈吏
部員外郎母張氏累封太宜人君舉浙省成化丙午
經魁明年丁未成進士除知崑山縣以石田憂去弘
治甲寅起復知山西之復一二年調常熟又二年考
最進階文林郎受贈封典尋召補吏部考功主事正
德丙寅轉驗封員外郎尋陞郎中又四年遷湖廣右

恭議尋轉福建按察提學副使一年轉河南右叅政
尋進右布政使是歲以湖廣郴桂功受白金文綺之
賜尋轉今官以卒歷中外若干年年五十六君生有
異質志高而銳於學初入邑庠都御史白洲李公以
按察副使提學兩浙見君諸生中曰天下士也旣而
高第主司猶以未首薦爲慊在崑山常熟延禮文儒
討論羣籍以資博洽高平則專以經義教諸生旁及
鄰邑在吏部時嘗倡爲五經會非甚病雖冗不輟披
覽同考會試以得士稱提學尤稱精鑒每談治體自
六部達諸鎮能歷道其故及當變通之宜北虜犯邊

嘗陳邊務數十事馬鈞陽劉華容二公皆重嘆許弘
治末多所建白至孝廟山陵方起君聞有水石爲
病上疏言之至下君詔獄執不變未幾還君于職君
子謂君言于君無隱情而山陵之議大矣君旣葬石
田翁廬墓陽嘉山中至哀猶戚事張太宜人不有私
篋其忠孝大節如此君歷三年因特立政畫然歸於
禮法極力乃已毀諸淫祠而以其材充廟學公署之
用常熟稅入常後期君令先輸者無耗期日遞加旣
乃以多益寡耗足轉輸而民無敢後矣東南諸水由
常熟白塘入海工侍淳安徐公嘗合四郡疏利之會

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君相許浦塘便
率民開之北歲衝流日深水不爲患汴城苦遠汲君
鑿井城中數十處皆得美泉又作屋以居織染貧匠
其惠利如此君爲者功郎中逆瑾勢方熾會有議薦
某爲某官某爲某官而擬君翰林者君聞之亟爲書
辭於內閣事爲之寢當是時辭難處辭爲尤難識者
以是疑君初至湖廣分守辰常道會郴桂賊起遂請
改道自劾冒暑提兵追平之在福建以進表至京師
會轉河南時方以郴桂積勞成疾而東賊方渡河天
又寒甚有勸緩行者君亟輿而往卽至嵩縣居守賊

方走湖廣君曰賊逼土兵必復向汝州洛陽藩籬備
不可缺乃自嵩馳赴之賊至君輒食登城晝夜調度
手書示城中人曰不上城及上而輒下者皆斬旣而
有將下從賊者卽斬以徇城守益堅賊遂引去其臨
事應遽如此山陵之獄以救君爲言者兩京科道及
庶吉士進士凡若干人君性介直濟以和易與人交
能以量容以情恕不能以辭色假故人於君無喜怒
而有感愧性惡華侈位至方伯服食如平生時有餽
遺於故舊儀而不貨吾嘗論君學政兼資惟古之師
氣以輔志久而益篤使遂大用常有以副人望者惜

也階已及而命沮之然其所建立亦足暴於天下矣

河南左布政使孫公存行狀

胡松

孫氏之先於元爲萬戶七世祖有諱仁者歲甲午自
濠梁徙高皇帝下滁卽郡北孤山之麓家焉以農
爲業仁生子慶慶生子二曰聚曰會聚代仁卽戎累
戰功授永平衛百戶靖難兵起隨文皇帝渡江陞
營州前衛正千戶會力田讀書好禮鄉人稱善人云
是爲公高祖生子和爲公曾人父和生允恭正統丁
卯應天中式戊辰中乙榜銓試嘉魚縣學教諭遷顧
州府學教授父諱序中應天成化癸卯式累上春官
不第除福建建寧府推官性峭直不徇理積訟有聲

於閭生子七人公其中子也諱存字性甫生而慧穎
力學強記甫冠督學黃侍御如金試其文最極加稱
實正德癸酉年二十有三領鄉薦甲戌賜進士出身
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已而改儀制司三年考績武
皇帝勅封建寧公如其官贈先嫡母李繼封嗣嫡黎
爲孀人未幾陞本司署員外郎奉命冊封趙王妃惟
謹嚙餽一無所受已而丁生母李憂哀毀甚服除仍
舊官辛巳進主客司署郎中會今上入繼大統大
婚有日公上疏略曰夫冠者禮之大也是故古者聖
王重焉肆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詳載大明集

禮 陛下龍飛潛邸萬國式瞻今當嘉禮納后之月
宜詔禮官會翰林院詳議舉行天下幸甚 上嘉納
之於是聲名聞廷中高麗琉球諸國數貢無度公謂
非體以白太宗伯議請仍舊俾有常絕其私覲客部
例於四方諸邊徵集諳曉夷語與夷字人試其可發
鴻臚寺若四夷館廩餼而敘遷之以待四夷朝貢人
文之至名通事與譯字生然隨地廣狹因貢疎密人
有定額不多置歲久弊滋諸率負緣爲利額外冒進
甚乃甫通籍而棄其本業希捷徑得直內閣或典郡
縣者濫甚公議請以詔令行之黜革數十人已奉改

元詔大賚文武吏士悉允覈光祿寺歲受六安芽茶
供上用柄事者額外恣取民不堪命廬州府知府
龍誥奏言之事下禮部公爲裁議爲中制并請損及
內閣供數得旨報可壬午冬遷知江西贛州府府治
嚴險多盜賊且健訟提督都御史兵備副使皆治其
地事繁劇公明於聽斷而廣設方略獄訟與盜咸爲
衰戢賴于法食廣鹽鄰郡袁吉臨江三府則淮也然
淮鹽貴泝而難廣則賤沿而易故三府希不坐犯私
交稱便利焉任未朞癸未冬丁建寧公愛還籍丁亥
起復補知湖廣長沙府治先教化而抑強橫郡側湘

江西岼嶽麓書院舊矣山川蟠麓爲宋儒朱張兩先生講學所由宋逮今興替率以其人公嗣加修葺刻今 皇帝御製敬一箴其中增置祠田選諸生秀異者俾顯講習暇日親臨督課彬彬焉多所造就爲時聞人者甚衆郡有吉藩先是王奏乞田千二百餘頃名雞鵞食分坐長沙等八縣弘治已前畝征銀四分二釐蓋定制絲正德來府中輒遣官校戶數之官校又緣爲私利計畝之徵蓋率兩倍其初民大不堪公請仍舊貫但令縣徵送府府送長史司使類封以進官校不得肆民大悅是時戶部得請命天下有司積

穀而以其所隸里數爲之率歲滿戶部奏旌其最公
積穀至中餘萬秋夏稅糧起存百凡餘萬萬吉府長
史司濫受詞牒捕得人輒拘繫號門監甚者罰楮穀
金錢勢張甚戊子冬會入覲有詔求言公列事二十
有七上之部院多所採聽其禁受詞以專輔導一事
則專譏切吉傳吏部以爲深切時弊請通行禁革巡
撫都御史潘公亟薦其治行請大用然緣上事遂爲
吉藩所構於是撫察思所以全之合奏調公荊州府
報可逢辰州保靖宣慰司彭九霄四川酉陽宣慰司
冉儀爭地界各具奏詔行兩省撫按官劾兩省撫按

又畀其屬蜀得僉事劉公楚得公兩賢素相知矢惟
一心悉索乃情使輸平且勒石爲界還報稱允始公
之幼從建寧公學於閩見建寧公與老吏論難律意
率至夜分知讀律之難及仕又承其祥刑守官之教
旣知諸大郡歷年久見世所刊律解附例多舛且新
故弗別解亦繁蕪于是更取律之全文大書於前凡
御製諸書若大明令大誥三編及會典於律有互相
發者特書次之欽准條例分類附書又次之諸家註
解節取其要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諸比可備參考
者皆細書分註爲三十卷題曰大明律讀法以上自

爲序其略云大明律讀法者讀大明律法也律與經配讀經者必窮之六經以通其理必考之傳註以疏其義必驗之諸史以論其世讀律於御製諸書猶六經也解疏諸家猶傳也諸條例猶史也庸可以不知乎其書雖未公行至今司刑者竊以爲便荊州諸衛屯田子粒法當上之郡庾俟轉給廼諸豪猾往往詣屯輒收其直陰賄吏而以已或他人俸錢潛抵數徒虛造關領公悉釐正寘法理在荊二年積有贖金罪殺凡數萬最于楚省都御史凌公援例奏請獎勞之會有緣法過甚致被口語者戶部怵而寢然公之才

名已赫然在當世矣於是吉藩諸陪臣忌公將大用不利已又撫長沙往事數桃王奏公置對當事者往往避忌莫爲明積數年而後解吏部以其久次也不俟赴部補公處州府處在萬山中而當甌閩孔道他守或飾廚傳以稱過客公嫉其然甫視事卽爲奏言其疾苦如均賦役當照里數與蠲貸逋負料價免派新造戰船材直及精選甲科以知縣事併疲里以省實害申明優免則例以釐積弊事多所施行枯故勤於稽事然苦乏水旱卽赤地公爲鑿洋彭峽修治好溪偃月二堰約可灌田千餘頃民惠厥德十縣歲解

金體至府故有加增名水脚銀積之可千餘金公悉
還之靡所利巡按周御史首加論薦丙申冬公念生
母久未得贈上疏闕下曰臣前禮部猥蒙聖恩臣父
若母並得封若贈惟臣生母以嫡在停格緣國典章
不敢輒有塵瀆其後正德十有三年七月臣生母故
距今十有九年墓木拱矣臣竊詳法意嫡母在則停
生母之封者以二母俱存嫌於耦嫡故停之以嚴嫡
庶之分也若生母歿而嫡母存則封其嫡與贈其所
生要似無嫌而可以伸人子風木之恨臣愚昧死不
勝拳拳下其奏吏部吏部議是請贈其母李爲恭人

焚黃墓所尋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奉勅整飭臨鞏平涼等處兵備甫之任道得除書遷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南昌道以明堂大饗禮成贈教授公建寧公俱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祖妣鄧氏嫡妣李洎生母李俱淑人封嫡母黎太淑人已而奉表入賀萬壽聖節還任遷河南按察使得報慨然有策勲樹功之志時汴省一二巨室橫于鄉至或殺人前此益數被奏訐然莫有能寘理者公憤而竟其獄皆當以大辟以是謗書四塞賴當路知而保持之尋轉本省右布政使未幾轉左汴人之困公悉知也於是悉心經畫

議省比歲藩祿誤增之數而補其止缺擬裁諸府冗
役民校而禁其濫保闍寺以無益俸薪臺隸之給僉
議以爲是壬寅秋山西被虜創甚遊騎至澤潞聲振
衛懷朝議增重總督宣大偏保制府事權河南山東
兩省聽節制公乃列上禦虜方略於督府其略曰愛
養民力以破虜計收用不逞以散虜與出搗巢穴以
速虜歸設伏出奇以挫虜鋒重懸賞格以購虜首許
貢給賞以薄虜毒耀兵防秋以奪虜氣神道設教以
惑虜鬼先聲虛喝以搖虜心總督聯峯翟公大稱善
癸卯伏郵試公先事提調罔不預會母黎氏卒於任

護喪南歸以附於建寧公墓甲辰春被考得調時方
宅憂乙巳冬服除例當如部公嘆曰以吾之衰遲尚
可奔走數千里覓官耶丙午春上疏力陳衰病願乞
首丘不報然自是亦無意于形勢之途矣丁未春再
考被免公方爲山鑿沼築臺構亭樹藝花卉竹木爲
於菟計乃是歲秋七月疾作竟不起距生弘治辛亥
年五十有七公天性英敏美姿容多才藝爽朗跌蕩
善戲謔與之杯勺燕會時令人解頰尤善理財聽訟
雖積年逋負能使無遁十餘歲滯訟一覽而決駁歷
中外逾三十年承部院大臣方公獻夫等剡薦無慮

十餘疏博學泛覽不名一家爲文藻瞻流麗書法清
媚公弟環山司徒從其所得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
奏稿若干卷居平不喜佚游靡費雖隆冬盛暑筆札
書牘未嘗離手不則課奴僕樹桑飼蠶力田剡水分
芋灌蔬雖墮核隕籜寸絲片楮必自綜理又得綱紀
僕數人佐之故羨於貲公歸得藉與賓友相娛樂以
此

參政

河南布政使司參政鄭居貞傳 忠節錄

鄭居貞徽州人豐頰美髯從父潛官閩中師貢師奉
洪武中舉明經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文行爲時
所重二十三年進河南參政永樂初坐方黨論死初
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
羽翮備五采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
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峨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
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
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孝孺亦贈之

文謂其察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云

河南左叅政李公崙傳

何景明

李崙字世瞻臨潼人幼篤實莊重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成化己丑進士爲廬州府知府清慎自持不然官燭鋤強禁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飢公徧歷所屬加意安集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甚衆所屬起解馬匹令輪流解馬七戶資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留令原解價以三之二給官軍一充府庫君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歿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案衣至八年方易陞河南左叅政去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

碑頌之居家有部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屋馬不
受比卒貧不克葬其後夫人郝氏不能遺日守臣奏
聞命有司月給米養終其身

河南右參政閻公仲實墓志

楊一清

予與隴州光甫閻公友三十年知其行甚悉其尤度
越人人者考功典天下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
事員外郎郎中門庭如水年格浸深且大拜累疏乞
歸田太宰濟南尹公雅知其賢固留之成化甲辰出
爲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
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岍山足跡
不至城府部使者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
置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溉歲收所獲以自給
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于

富貴不得已而去又恒藉官府聲勢以爲重以奔走
其鄉之人波流風靡中如公高蹈者幾人哉予提學
陝西歲按隴州必造公最後相見爲弘治丁巳公送
予岍山之麓立談久之將別屬予曰君自愛恐不復
相見矣予愕然徐應之曰明歲當復來公曰諾竟以
事左負初約今年春予入京師纔數月而公訃音至
矣前日之言遽成永訣嗚呼傷哉公之子价佩皆予
門人哭詣予請爲墓志銘廼按工部右侍郎史公所
述事狀而敘之曰公生六七歲讀書日數千言過目
輒成誦十五善屬文隨父靜樂君任岳陽屬邊報方

殷所司承部檄選官民子弟習兵法武藝以備非常
公與馬未幾盡通諸兵法尤善騎射靜樂君曰是非
所以教吾子也止之令專力於學比遊京師謁明儒
學益進補郡庠生景泰丙子舉陝西鄉試第一年纔
二十四成化己丑第進士既仕有官守猶不廢學老
而家居益大肆力於經籍汎觀約會充然有得發爲
詩文質而不俚根柢理致有葵菴集藏於家所儲書
至萬餘卷爲書院建崇經閣貯之增建堂齋延師擇
徒慨然以作人善俗爲已任爲考功隨人才器鑒別
精當公論倚以爲重尤嚴馭下吏莫敢爲奸時宰好

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爲明羣情慄慄公嘗
與僚友議及曰爲宰相當如泰山喬嶽察察非大體
廉者以告一日謂公曰外人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
得之何人曰公爲大臣第視其言當否以自修飭不
爲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素重公終以是忤未幾有
河南之遷值歲凶人相食遍歷所部存省賑貸暑雨
祁寒未嘗告勞賴以全活者甚衆奔母氏喪扶櫬徒
跣三千餘里居靜樂君喪哭過毀悉屏世俗浮屠陰
陽家之說治葬與祭一遵晦菴家禮自是縉紳家稍
稍化之與人交敬雖久不衰遇貧與喪者樂爲賻助

未第時道出某邑友人爲邑令訪之有騎色急辭去
後邑令以考績至謁公考功愧悔謝罪入山故人也
待之如初國子生華陰周某卒於京爲置棺歛歸其
喪驛丞李廣客次子流落京師貧無以謀食鬻其係
公聞爲贖還之給道里費以歸公之爲德於鄉耆類
如此初公旣謝事每謂人曰吾事畢矣歲月將不我
延生寄也歿歸也後事宜預圖還召匠採石爲棺槨
以俟未屬續之前忽謂諸子曰吾某日將往先塋是
日果卒亦異已仲實公名光甫字也葵菴別號也大
中大夫其進階也有名秀者隱居隴州之魚龍川以

孫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祖父也名璿嘗
作靜樂堂訓子弟鄉人因稱靜樂先生舉宣德乙卯
邪薦歷南充岳陽昌邑廣昌濟源諸縣教諭以公貴
贈吏部員外郎又以季子仲宇貴贈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公父也贈淑人劉氏其祖母王氏其母也初封
宜人後以子价貴從夫階進封淑人王氏其配也仲
寬兄也仲宇乙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
巡撫湖廣仲容國子生仲寅仲賓仲宏仲寧皆弟也
子五人長价次侃次倣爲醫學典科皆王淑人出次
旣次偉側室李出也曰鈍曰次成子舉人曰縠
曰銓曰鈞曰劍其孫也六十有七其壽也

河南右參政顧君福墓表

李東陽

吾友雲厓顧君居母喪時廬於姑蘇周山之墓予歸自湖南夜抵廬下呼而起因歎世所旌廬墓事多文而寡實雲厓旣不自衍當時有司亦無能旌之者後三十餘年知府林世遠始旌於朝未及報而雲厓卒矣予故表于其墓特舉其大者先焉雲厓姓顧氏諱福字天錫雲厓其所自號也爲江東著姓考諱賢以工籍隸順天之大興後贈儒林郎光祿寺丞雲厓以成化乙酉舉鄉貢丙戌登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知遷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司

右參政分司南陽致仕卒初在刑部聲甚著錄囚山西多至七千餘衆平反者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疏多見采納每攝他司事事皆立辦勘獄浙江發巨贓七千餘兩時錦衣千戶吳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雲厓獨不往會下詔獄遂摘其疵誤出永州受檄決獄至兼有部檄徵茅茶香草雲厓計合藩所徵全數上疏請停之至吉安承大猛後稍濟以寬剗理繁錯不動聲氣而條緒具舉張都憲公實周都憲時可劉侍講景元皆慎許可特稱顧君獨不善事上官或以簿書相窘然卽所治校之諸郡不帝兼

之矣陳時政大事時議建之參政報至民兵數千人
遮道泣送府及千戶各所留一靴以表去思南陽宗
藩軍校多不戢每用理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徒復業
者四千餘戶修諸葛武侯廟及閱武場開拓有加其
去也以老疾名蓋郡人在言路者以私請弗獲故陰
爲媒藥而其藩人猶惋惜不少置雲厓乃自嘆曰藩
不負吾而郡負吾賴幸有二三知己者尚存何言哉
知己張劉周也雲厓旣歸日與鄉大夫士觴咏爲樂
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詩寄予未病前
一月猶然嗚呼詎意其遽至此耶雲厓尚意氣故人

潘郎中琚客歿殮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携以自隨比
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後鼎舉鄉貢
卒於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妻其子
錫尤篤倫誼弟祿早世葬北土者二十年亦歸祔于
祖墓卹其娶俾不貳志今旌爲節婦事其兄光祿丞
禎甚謹嫂欲析居卽俯遜於外泣告於兄乃得歸然
引咎自責未嘗一以語人蓋難之而廬墓事尤大且
著云

河南右參政吳公愈墓志

文徵明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遜翁世家蘇之崑山曾
大父子才大父公式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
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脩正強執事母篤孝年四
十棄官歸養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母安人陳氏公生
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天鄉
試乙未舉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南京
刑部廣東司主事己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四川敘州府知府癸亥
進河南右參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登

秘恩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終於家年八十
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公仲昭
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
穎異又敏學強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
懈初官比部卽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獄
詞翻閱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
解不煩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夫敏利
庭無留獄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
避時留守中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
官使人宣言款公且懼以禍公酬對間整語直而遜

卒竟其獄不少骭骸然不爲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
司坐歿者數人公具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旣得案
以比爲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
文肅公當讞閱其牘稱善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
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
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輒奏留之凡一進官皆
不離故署會詔大臣舉屬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騷
章薦公堪長藩臬奏上而敘州之命已下敘去京師
萬里俗獷喜訐吏多並緣爲姦公始至判牘日以百
數吏故驕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問隨摘所矯數事

訊吏吏叩頭伏公既精敏善發摘而濟以嚴重有犯
卽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鮮尤愼刑獄每行縣錄
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晝劫縣誣執二十七人皆抵
死公審鞠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
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敎當轉餉而道路險遠
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詔錫楮鏐
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撫
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
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
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欲致

之已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之楮諭之卽復
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
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敘實比壤藩臬重臣咸會于
敘公言鼇輕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矯健未易
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
議未決而鼇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衆相顧不知所
爲公徐曰鼇在吾彀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
戰勝負未可知旣離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
其深讐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人焚而執之
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

甯境上切郡印爲亂衆益恇擾公親叩其壘好言俞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之出朝更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何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以印爲也衆卽委印解散自首事至赦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曰敘與虜接師或不競敘寔先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在郡九年勸農振業興學校民民靖化洽歲亦比登乃平繇更賦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萬廩不此充以時賑發流

唐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
多爲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茫覆厭抑詆
調莫能致詰公嘗省鉤校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
錯事方將有爲而臺評出矣會蜀士有不悅公者復
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
舉動詳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酌不少滲漏一
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往來非公
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
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
今皆可覆其可爲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

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少喜不假于色詞所不喜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質行變方往往出街名者上故所在政事卓卓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觀政兵部部僚有與當路比者惟喜公故爲引重欲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愧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躋公卓識其後益勵不變浮沈常調者垂三十年晚始邂逅一奮而竟以讒罷嗚呼此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出入起居咸有常度

有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人有過

不面加誚讓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然人
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
孑孑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皆毀不聞邑中稱詩
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讌設精整禮文祥雅周旋
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
事歷歷記憶每對客舉似不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
奕奕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爲鄉邑之望者二十餘年
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

河南左參政秦先生文藝志

鄭度

先生諱文字從簡號蘭軒後號雪峰其先閩人也自
閩徙台之黃巖再徙臨海遂爲臨海人曾大父諱世
珙大父諱宗傳父諱盛字彥彬號復齋以先生貴累
贈刑部郎中初宗傳無子有青島集庭下遺二卵而
去已而生二子次卽復齋妻董氏生先生先生九齡
而董宜人卒哀慕不能已稍長輒知事復齋公復齋
公性嚴毅務得其歡乃已弱冠以舉業聞堂堂然出
人士先矣猶與靜學戴先生輩爲道義交益務進修
不惠弘治壬子以毛詩中浙江鄉試第一士給服之

明年癸丑登進士第觀政二年授南京行人司行人
三年轉司副四方從游之士戶外屢恒滿旣滿考得
歸省矣未至而復齋公卒哀毀幾無以爲生正德中
服闋始遷刑部廣西司郎中時逆瑾之亂羅織京朝
官刑曹易染尤甚先生以身殉法不少貸讞獄精明
老吏皆自以爲不及瑾竟不能害未幾遷貴州提學
副使貴州學政頗簡類兼清戎糧餉等務先生於養
士外又有區處方略軍民便之踰年以吳太宜人憂
歸服闋仍改陝西先生之兩以憂歸也借宅以居蕭
然無長物終喪三年守禮勿越至遇國哀必朝夕臨

儼然如制而止其兩爲提學也以身爲教親爲講解
大要以抑奔競黜浮薄爲先兩地士習爲之丕變初
先生之未拜貴州也楊冢宰又欲以江西啗之要之
來見竟不從自陝入覲也嬖倖錢寧孫安廖鵬各以
其故來視輒謝不見後亦不能害之在陝二年遷河
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陝人咸以先生海內鉅儒置非
所宜處頗有遺論焉抵任覲河洛居民蕭條甚而
武宗巡游調度日急慨然告病以歸撫按知不能奪
以聞于朝有詔嘉其恬退許之於是先生年五十有
六矣餞送者一如在陝時一無所受後先歷官三十

年而一介不苟時之益嚴蓋其天性云先生之歸也杜門謝客足跡不及公府日惟教養子弟波及鄉之後進焉自家食以至行人時五經之士各爲指授矢口成章士爭錄之先生體貌顚重詞氣和平不問而知其爲成德君子其學術甚正而仙釋之說一不入於心復不爲近世門戶同異之習而士益就之自其出以及歸老上章薦之者比肩而其志獨不奪其所得者終不與易矣嘉靖己丑卒年六十有七

河南左叅政潘公鎰墓志

潘潢

公諱鎰字希平少穎敏勅書總自臺試論孔門諸子之學甚具御史異之釋褐除南京戶部主事差監浙江北新關至輒搜七稅司若省州老猾數十置諸理而罷鎮守無名之需歲二十金稅入出必先有司部舉凡嚴鉤稅而已關長日不閉縱民往來無所問才半月鈔額告溢則盡蠲小稅稅自某等以上亦各損舊則十二是歲薄征而鈔倍上下同聲賢之公慨然曰非吾意也歲入輒縮視客艘多寡比省北方道便浙商偶輻輳焉苟以是爲率民弗堪矣乃疏其故而

歸其美於大慶以佐賑聞者知公識高而慮遠愈賢
之於是巡按御史歐君珠陳君德鳴韓君奕連疏乞
久任公待以不次而公及瓜趣代益急 上乃擢公
署員外郎郎中公革部中白直三百人宿蠹一清尋
知荊州改長沙丁外艱補充州所至戢盜賊平賦役
興學校清獄市卓然良二千石陞山東按察司副使
整飭霸州等處兵備扈 駕稱旨擢河南布政司左
叅政坐先奉詔治前驅廷謝後期爲御史胡守中所
誣執罷歸縉紳惜之公性孝友始第時中憲春秋漸
高公憂形于色往往終夜不能寐痛母若兄早世間

語及雖垂白猶泣下不自勝授二弟易皆早知名仲氏舉明經自高安令拜地官郎公猶諄諄戒勉補助其不及甚力與人交不立畦町而胸中涇渭不啻較然在南都時涇野呂先生重其爲人作荆人父母篇爲別而大司徒梁公亟稱公廉翁諸郎吏右都御史懷慶何公題石尤詳旣免官兀坐草閣發憤經子有得間書以見志於時族子有私歸女弟惡少年者公正之不得但書其冊曰吾視春秋狄奪衛女衛告魯曹狄屈而歸衛女衛受賂復女于狄且曰不可者魯曹也狄怨魯曹古今人豈不同邪聞者凜然狄衛魯

書曰百姓其不惡而嚴類如此使得意大行豈可量
其孝居二年遭繼母喪哀毀遺疾以卒年五十有三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丁公致祥墓志

公丁氏諱致祥字原德別號近齋世家常州武進居馬跡山雁門里曾大父以仁大父景和父潔以公貴贈戶部郎中母宋氏贈宜人公生而凝重寡言笑比長通經以古文辭名於鄉鄰之巨族爭延致以師子弟嚴飭規範多所成立以儒士累試南畿始舉弘治甲子鄉貢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監居庸德平軍儲出納有方暇與州學諸生講究經義諸生憬然改聽當正德時天下多事國用匱乏部使四出公往閩廣清鹽榷之匿於奸者數十萬及覘利弊五

事於朝多見采納大司徒屬十有三分理邦計而陝
西著主百官俸給錙銖易生訾謗公爲郎持衡若一
人稱平焉歲漕自江達淮至京多滯部推公督之公
先興復儀真舊閘專堰利者以浮議沮公公不顧仍
集諸名人碑文附以已見爲錄刻之圖永歲可省費
萬計而運遂通擢湖廣布政司參議分守上下湖廣
荆南道有武弁某犯罪希關節以免公竟置之法江
右有客于楚者保長與仇誣以盜獄成公廉其情白
之湖南歲侵躬自巡省多方賑貸所全活者甚衆武
岡州民業見侵沒於藩府官校歲久莫能決公從容

諷王以利害卽斥令割還之民凡五年詢民瘼爬搔
釐革若切於身必去之而後已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撫民漢中屬界川陝之交流民遭聚易亂公平易率
物釋繫囚按賊吏威懷並行部以無事夏秋淫雨災
甚民居蕩析公檄郡縣盡括帑藏諸羨餘賑之焦勞
萬狀民得以蘇於是撫按臺交薦之猶在楚也遷河
南右叅政已酉入覲事竣以引年致仕家居適意山
水游心六籍自娛歷官三十餘年囊無長物惟題咏
篇什甚富若泰華武夷黃鶴諸勝各有紀述而風俗
民情因以槩見諸集中可考也平生不爲矯狷崖岸

以求自異所與無大小悉任誠推分無失色失口於人又不以官勢凌諸鄉曲至於談說理道世故人情若洞燭其然無毫髮之爽故皆竦聽樂與公游久而不敢慢易有古鄉先生之風焉卒之日年七十有九

河南左參政劉公友仁墓表

王慎中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河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于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携而歸公艱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猶出內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游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彷彿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

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已守官儉薄踏苦獨蹈人所難
要欲以見于世而今輿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
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予卒以悲
故不爲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
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爲漳浦縣尉因以家焉
當 文廟時有仕爲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實
公高祖再傳爲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郎
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徙故
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
戶部主事轉禮部主客司郎中遷知黃州府以母喪

去職起復爲衡州以才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遭郎中公憂起復爲浙江右叅政調河南左叅政撫民南陽其爲戶部嘗監淮安權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填京庾權稅故毛細易汙爲之者往往矯厲苛核覈其迹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懈不欲急懼見爲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爲便督賦故嚴密鉤剔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爲忌二事以集竟免汙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寔政煩前守日夜治文書不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奧處田野饒足郡

中嘗暇因習爲偷公兩易其俗爲張置爲黃州政每
閒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弔之與客汎舟婆娑
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飭之文用大
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爲時名流者頃背相踵皆公所
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岳之下顧未嘗一游而設約束
布條教起民之竄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
加焉湖廣浙江叅政主督版冊財計宜爲米鹽公獨
疎目關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寬捨致安集而
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懷其所
治各有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

衆莫如廣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
各殊難於齊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
里多附麗之者強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
蓋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
毫毛或苟而有取其于人不爲苟予性尤闊直朴率
無機數曲節旣無以買名舉寄懷汲而居官輒得賢
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怒者不能加點而
然也然在浙江爲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
則以寡聘遺簡迎將雖其廉謹而終不足以勝憎怒
者之勢也嗚呼其可歎也夫公歿二年旣葬其子祥

鵠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二山中丞公之
銘謁予曰願有以明先君者予主廣東辛卯試事公
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爲郎覽壁中陷記摩
娑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爲河南參政又同罷也
其言宜可信於是爲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不
託于人于人無所託則其享于世者亦不能遂彼所
謂自待者皆矯強鷙卓恃已而卑物奇跡以驚衆其
不能遂意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託
於人而任質徑情貌恂而詞愷非期與人爲異有所
戰薄於才驚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

不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
始見爲賢終以得罪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蓋三十
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觀矣

河南布政司叅政王先生慎中行狀

王惟中

先生諱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居士惟中之仲兄也
德學爲鄉後進所尊事皆稱爲先生云先世由光州
固始入閩實居于晉邑之安平鎮自明軒庭中公而
下傳高祖義齋公永堅曾祖瑟齋公瑞昌祖確軒公
寰始徙居郡城確軒王父憫儻豁度少游吳越間敦
信明諠爲鄉人推重王賈之名盛于吳中而貴亦大
起年三十餘卽有高志遠識欲以詩書之澤光前昌
後遂盡捐祖業買地築室郡城中府君方渠公紀甫

七歲隨携入城確軒公卜居之意蓋屬望府君也乃
王父未幾謝世府君年纔十三知追念先世力學不
懈弱冠爲學官弟子有文名氣稟嚴威見者莫不敬
貌咸意其爲達士顯人也以先生貴初封禮部祠祭
司主事再封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母李氏尚寶少卿
竹坡李公源之女素聞姆教年十九歸府君相夫誨
子有古賢母矩範累封爲太宜人府君年及強而先
生登第尚刻志圖進取比四十五歲抑殫恩封始辭
泮庠知者猶嘆其屈流澤未艾實府君之道也而其
鍾祥毓粹于先生益深且厚矣先生生而穎異四歲

在抱時太宜人教以三百篇之詩輒能記憶成誦五歲就塾師讀孝經論語對偶應聲多奇字八歲能誦古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開悟警敏不煩師解先大夫鍾愛其教督尤嚴十四盡通舉子業從易媿虛時中先生學媿虛爲虛齋高弟一時從遊者咸有時名先生其最著也同輩長者皆伏先生敏茂以爲不可及媿虛喟然曰老夫當退避三舍矣郡侯葛公恒最以鑒識自負一試奇之曰此兒异日當爲天下士督學胡公亦以奇才目先生遂令附學應試先大夫實勞之行乙酉領鄉書丙戌登第傳臚始冠士籍以爲

美談請歸娶

上特俞之娶陳澹齋尚諫女澹齋與

先大夫友少器先生故以女許焉歸而膺冠帔歲餘
赴銓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時天下承平在仕者皆
高重宴嬉以米鹽爲末務有據案執簿稽斂散會盈
縮已爲充職先生獨慨然曰國家大計係于轉輸若
吏徒保甲習頑誅賄乾沒爲奸利恬無所創非法也
弊竇奸萌搜篋挾剔積偷宿蠹釐革殆盡且以其餘
閒盡讀古五經六典于史之書隆寒盛暑皆夜分不
寐卽書生苦刻不能及作爲文章彬彬然史漢人語
唐之詩晉之書罔不涉其流而泝其淵遂知名當世

改禮部祠曹盡交天下雄俊同時如李克齋遂華鴻
山察唐荆川順之屠漸山應峻陳后崗束陸石谿銓
江午坡以達李中麓開先曾前川忭數公才學文章
之美以道誼義氣相莫逆而先生尤爲諸公所引重
學日富才日益昌文日益有名適當禮樂制作之盛
郊禋之典秩祀之儀靡神不舉祠曹職在督視工役
出入壇壝勞勩獨甚而據經引義原本禮意以佐尚
書之畫又多所論贊郊祀禮成特加賞賚嘉靖辛卯
各省鄉試復以京朝官主試先生在嶺南盛稱得人
壬辰春以廷對魁天下卽先生所收士林公大欽也

是歲轉主客員外郎

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才學之

臣十人以充史館而先生爲之首權貴人欲致先生使人語曰得一見館職不足定也先生固不往謁乃點用九人獨先生竟沮不用自是朝論嗷嗷有失人之謂乃改先生爲吏部以塞衆望由考功員外郎陞驗封郎中當以次掌銓先生在職其所嚮意持論皆惓惓於抑僥倖崇恬退敘收耆舊振拔淹滯慨然思有所更置時少宰霍公韜方以議禮大臣爲上所眷其用舍進退論議卓偉屬員多不當其意每獨舉先生官氏譽于衆中所謂權貴人旣于先生有宿憾

凡有部議不合輒疑爲所間同列爲霍公所不當者
復忌其軋已悉力排之會有請封之典先生建議皆
仁人孝子之用心本不爲過當事者特不欲其爲文
選考功遂坐謫判常州時年二十有七文學意氣之
盛方銳然欲有爲于世一旦被黜人皆疑其憤恚不
堪先生顧怡然就道無幾微悔色初至郡人謂先生
年少文人不開吏江陰令缺巡撫欲檄署策恐其偃
蹇不就先生自以筮仕以來出入郎署踐陟清華不
獲盡心於民事以少見其所志且以謫居故倨腴蹇
傲示不安于位尤非所宜也遂奉檄以行延訪民俗

興學教士百廢具舉閭閻之隱伏市廛之情僞旁燭
畢昭文飾以經術事至迎刃而解老胥黠吏不敢出
一喙邑故多右族豪恣不法舊吏于此者或有所顧
忌忍莫敢動時有某姓者怙勢縱淫尤甚先生廉得
其狀首寘之獄旬日之內奸帖豪柔邑為肅然大治
屬縣之民知先生判常不知其署江陰也每以曲直
越縣請士懷民畏有神明之譽愈遠彌思今且尊祀
于名宦之祠非德義惠愛入人之深安能久而不忘
若此哉在郡僅數月陞南京戶部主事轉禮部員外
郎禮部于留都尤閒簡得益肆力於問學志規見本根

剗削枝葉于聖賢之微言超悟默契深造自得發篋
中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于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
談文皆卑宋人而云馬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如
歐善學班固莫如曾是歐曾之文益原本經傳由史
漢之豪一變而粹者也先生以此自悟妙得歐曾家
法乃取舊所作嘗所自喜以爲漢人語者悉焚之詩
亦以盛唐爲宗間出于晉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
融不專守唐人句字而模寫變化遠矣丙申陞山東
督學慨然以敦風教齊習尚爲已責規畫條約皆原
古者所以一道德之意而作新倡厲以身爲標齊東

故習所屬謁上官多用輿臺之儀學宮亦循之莫恥
爲詬先生痛抑喻戒令以士禮見嘗曰師必自重而
後可以教人若輕其師是輕其教也一時學官爭自
磨淬轉相訓飭而先生之教昌明顯行至千品隲文
字再不覆閱見者咸驚爲神日看百餘卷皆徹首尾
批抹點評無一語漏略而高下其等不爽錙銖盡得
諸牝牡驪黃之外昔人所傳一目數行下筆翰如流
實先生其人矣中麓李公爲先生立傳有云曾寄高
等士文百餘日後無一人不發身者甚至有生童試
文一篇卽許其終身所造如殷棠川學士谷近滄司

馬皆以童年入試大加賞識遂越諸生超等補增不知何從得之初山東士子見先生所爲廣東錄爭相慕倣先生自以所作雖峭厲雄奇有可喜然不足爲式而所談乃成化弘治間諸館閣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嚮往其文一出於正凡經先生識拔者皆爲成材美士致位通顯輿論翕然蓋精采動變行於俄頃而士風文體煥然易視改觀東土人士至今談之有遺思也甫一年轉江西參議江西故陽明講習化導之區其老先生多以學鳴世士之知學者不少先生以職事往來白鹿鷺湖間與學者猶訂證發明簡

易通微不爲蹊徑諸老先生如宗伯南野歐陽公司
馬雙江聶公司成東郭鄒公禮部明水陳公翰林念
菴羅公皆以德學文章相雅善元相徐存翁時以館
閣儒臣督學茲省德尊譽重士友每私相語謂難於
爲繼莫不願先生爲督學以繼徐公而先生乃遂遷
河南叅政而去士爲舛望先生所養既深更吏事益
練不吐不茹動有矩法而蘇息拊循恒聞真惻從容
於文法體勢之表人尤莫窺其蘊方 章聖梓宮自
九江入楚供億之費莫能卒辦下吏至欲棄職以逃
先生往蒞其役經度區畫具有條理力不告訕民不

告疲上下晏帖寅僚皆倚以爲重在河南屬場屋選
士督學後岡陳公病不閱卷以屬先生數日悉爲品
定及得雋皆知名士人咸歸先生之明陳公不起先
生爲之經理後事收其遺文厚爲之賻撫其孤如子
遣人護其喪歸葬移書當路恤其家又服先生之誼
屬歲大飢大梁宋衛之墟殍齒野民且相食

天子爲遣戶部侍郎王公奉宣德意以賑貸全活之
土公至檄先生將事先生爲見歷郡邑周行鄉井開
廩發粟勸分平糶而賑給有方里胥豪猾不得侵冒
銖髮饑者得食待哺之民倏獲更生枯潤什起誦聲

載途王公具以其狀聞且薦先生宜大用人亦旦夕
望其爲公卿乃嘉靖辛丑忽從中報罷朝野駭愕莫
得其故先生所以罷由在江西時夏相方以權焰爲
縉紳所輻輳吏於其鄉者皆曲意取容先生獨漠然
不顧蓄憾特甚會考察遂以意諷吏部考功懼拂其
意而外憚公論姑以不及調先生迨疏入廼出內批
以不謹罷時年纔三十三也先生仕旣早廢而宦迹
所歷遷徙不常又不得專於其職故凡所欲爲皆未
及究其用然先生之所已試者如此則其所未及試
者亦可推而知也先生豁達軒朗英邁絕出束髮登

朝高談闊辯直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爲之亦無不
如吾意與一時雄俊以名節相矜意氣相勵昂藏峭
露如太阿方出于匣使人望之知其難犯而就之艱
其難及士譽方隆而忌者衆矣還不轉徙迴翔中外
數歷世故充養醇深益有悟于性命之微言而豁然
獨契其精顧視其昔日所爲皆查滓形迹而融釋剝
奪以完本真之作用如玉之琢刊廉隅磨砥圭角惟
見其溫潤之光縝密之質矣而世之忌者多以始之
所聞見爲疑而先生所獨詣固有人不及知者代爲
史部時以不諂權貴而有邵倅之謫爲江西時又以

不奉權貴而有參知之罷則大節皎如雖涅不滿又
未可以今昔論也罷歸以來兀坐一室左右圖書屏
遠絲竹不以嬉娛爲娛自之祭應酬問遺之外手未
嘗釋卷潛心大業力追古作以興起斯道爲已任二
時銘幽記遠之文頌績緝勲之咏非出于先生則以
不得所托而用以爲歎愧海內名流爲親壽及葬志
銘傳或刻古書序皆不遠數千里走幣求先生邦君
大夫高人逸士贈送寄酬之作亦多所造請凡得其
片紙隻字皆珍藏襲什不忍置然先生不苟于作雖
勉應文字亦反覆沈思特出新意調高義古他人莫

知如何造端而一經玩味又若得其意之所欲言而
發其心之所未有故篇出皆足垂之琬琰爲世盛傳
如所刻玩芳堂摘稿家居集僅十之二三近刻於吳
中嘉興建州二本亦十之七八然爲海內知言之士
膾炙講誦皆謂其獨超匠心振起前哲蓋先生于文
字醇深古雅冲澹紆餘而光晶霍燦奇變百見卒歸
於道德仁義藹如也至其考前人之是非正諸家之
謬誤皆足以發千古學術之蔽使其人復生將有質
之自媿當之可以不慚者尤長于序述表志之體讀
其文而其人與事形貌色相神情氣韻宛然如在目

隄間自六籍以來上下數千百載凡執國所列不可殫述皆咀其英華游其闢奧操縱闔閭惟意所適殆天之所畀以任起衰之寄非人力所幾也荊州唐公謂其文論可藉手以見古人二百年來當爲中興其必有得於先生者深矣嘗不遠千里入闕爲友懷公求狀先生亦往會建州遂于武夷山中爲之論著持歸至和陽予與胡栢泉公逆之僧寺荆川忻然曰此行得遵嚴令兄一狀足以追不孝之責而慰先人於九泉矣念菴爲其祖善菴公請墓表得之遂自書人刻其爲海內知游愛重如此踐修邁往之實日新月

益老而彌銳我臬自虛齋先正倡明理學誨導後生
及門之徒守其師之說以見于世者固彬彬然盛矣
自是而後益寥乎其僅存唯先生復修斯道以興於
教凡一時後進之士學而未成才而未名者先生咸
與進而樂道之以成其學而名其才彼其有學與才
亦願先生之進且道以爲得所歸日以所業求質戶
外之履常滿先生亦盛爲引接鼓舞振刷期以廣斯
道之傳而易其口耳訓誥之陋抽關啓鑰誘掖開發
諄諄不倦隨其所叩實虛至實歸允然有得四方之
聞而興起者多以不及門爲媿雖聞居林壑其聲光

物望達全閩從游之盛前此未有也監司部使者行
入郡境莫不知有先生造廬承風折節相傾下惟恐
不及先生亦不爲踰垣閉門之隘講學問政雅爲傾
盡先後薦者凡四章大約謂其文學裕于政事才略
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純有經綸之學而識
尤遠居家惇篤孝友之倫化俗倡明詩書之教譚者
皆以爲知言迺終于不用此豈特先生之不遇耶夫
使先生當改官翰林時不見沮爲吏部爲叅政時不
見謫且罷必晉位通顯馴至卿相有當世烜赫事功
無疑也然未必其造詣之安深見於制作如此之盛

可以傳於不朽則在此在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仕不達廢而不復用豈足爲先生嘆哉天性孝友家庭之行人無間言居嘗自念從仕之日早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在河南罷歸不爲愠怒惟以得婉戀膝下爲樂從容游豫州所未歷山川從安陽訪崔後渠談數日方歸道吳越中與諸舊故講學論文意緒灑然入家朝夕先大夫左右下氣怡聲諷諭幾諫惟恐有違且爲結社致客以娛老不謂未數月而先大夫卽捐養先生致哀盡誠悲慟慘愴如不欲生稟受本弱又少小從仕絕不習勞苦事爲先大夫擇葬

地日行林壑叢薄間不辭跋躋最後得地於東山之麓費鉅而兄弟不知先生雖宦成而歸家事尚總於太宜人惟中時亦忝一第愛居饘粥之需未嘗自營辦蓋惟中兄弟五人皆太宜人所出故同居合食靡有疑間而先生友于至性尤篤孝養太宜人十有六年自膳羞服御起居飲食之微志意所向皆求遠其節事兄撫弟以家學相切劘汲汲焉欲其有立惻怛慈愛之真周流貫徹痛痒必知如世之所謂推財均產以明爲愛者皆不足以窺先生之大也憶自乙巳春惟中將赴銓北上一日侍側先生從容言曰國家

治平久矣上下恬嬉民生不習兵革而侈靡羨溢等
威無辨恥尚乖舛恐不能無極重之憂若變起東南
之患必鉅海上逋逃必爲大棘泉固濱海且隣于漳
尤可深慮建州爲閩上游吾嘗有意於其鄉汝其定
計焉予奉先生之教乃卜居建州丁巳罷歸復請于
先生先生益贊之行約游武夷築室九曲深處將躡
屨裹糧一至衡湘登南岳最高頂栖託于天柱迴雁
芙蓉石康嶠嶮期荆川念菴數公一聚晤爲快乃太
宜人忽復見背筑馬在疾遂負此心而海上之警侵
薄延蔓一如先生昔日之所意矣戊午夏賊自武榮

入郡境諸市鎮居民扶携老稚逃竄山谷間有網爲清野之說督責民之不移粟携挈入郡城者先生聞之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夫清野之說乃北邊禦虜策彼塞外荒絕無城郭溝池之險宜急斂人畜使無所掠若內地郡縣之得以爲治者惟在郊闕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土有民以得行其政令使法度明事體不謬宜過集各鄉之大姓巨室盡還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以守自相團結拯援使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志而後腹心之地可恃以爲安不然兵旣不足怙寇得安意肆志

嘯聚橫行於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織而棄其生業將相誨爲盜矣蓋其遠覽前識事機物變能豫見于十年之前而講盡世故時艱詳而不煩約而不漏中微中繁著燭照數計其所以然者乃知先生之才不盡用於當世爲可惜也先生神爽骨清脩然有塵外之態嘗謂百病皆起于火欲客火不生止寡口味不食厚飲醇遂經年不啖肉酒僅至齒盤蔬盂飯飲水至十數瓿惟中心以爲疑先生曰我今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汝又何憂焉乃以水愈疾者十年凡病作卽默坐謝客却藥辟穀止飲水攤

書牧神斂氣以俟其自復病中詠懷有云居常愈疾
少名藥只把看書當品嘗誠真語也後常買精舍於
清源山半嶺栖遲其中禪釋往來者先生與之語慧
寂因果緒紳士友以爲問先生曰非以彼爲可其苦
心練性要自有入門毫釐千里吾徒當自辨之也此
其氣度博碩識略優裕而理明義精施措有條故凡
接于其前者皆無不可與之人而親疎厚薄等差隆
殺之際處之曲中其節念明軒公爲拓基之祖墳塋
痺迫不稱崇祀買山闢地立表樹坊費至三百餘金
不以銖髮斂其族人宗黨自高曾而下才者教之使

其有成賈而貧者資之使各得盡其生事自先生家居二十年間族屬無失所之人視伯父綱諸孫不啻猶子引掖指誨無所不用其情今姪同讚同任相繼登第發科使確軒公下居之旨大著郡城之王得自爲宗實先生振發成就之也泉士之才而貧者或居先生之居食先生之食親舊以窮來歸一歲之中待先生舉火者數十家而尤用情於孤焚危難弗克自振者不啻痼瘕之在其躬也賑恤排解靡愛餘力昔孔北海論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至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服之人所共稱嘆蘇

東坡貽舒煥書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遇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數百年未能復生此人也嗚呼若遵巖先生其存其沒蓋真有以闢山川之運世道之變而非徒一人生死之間之足云矣惟中自少稟學於先生屬雖兄弟誼則父師顧落落無成慙負恩誨惟冀朝夕侍側得有所稟仰以日進其所聞昊天不弔家難薦臻太宜人之憂甫及祥禱而先生遽溘然以逝山頽木壞典刑永隔情事摧楚痛悼可言竊惟先生之勲業雖大行于天下而德業文章卓然名世有待以不朽然非得立言之君子闡揚而

表章之恐終就湮滅而無以俟來者於無窮此惟中
所以撫衷增感而懼其罪之莫追也輒思謗陋忍痛
揮涕撰次如右雖憤亂無章然睹聞所記不敢爲誣
或足以備高明之鑑採

河南左參政樂公護墓志

陳炯

公諱護字鳴音木亭其別號也公自幼穎異絕倫書過目成誦弘治戊午中江西鄉試壬戌中會試乙丑賜同進士出身明年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瑾相望而郡中督逋方急公與民約秋熟來輸卽以情自白於郡罷追之至期果上納無爽積年逋負一旦盡完先民苦饑相聚爲盜却掠無虐日公知其故單騎徑詣村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來矣何以生我相與感泣而散公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口類冊歸卽發廩賑濟置大牌數十而上書鄉貫序列

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而出絕無
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云公善聽訟剖決如
流庭無留事徇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公公虚心聽
察務得其情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
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
死臺撤公覆視之公細閱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
曰豈有重傷若此不卽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
必同謀故殺誣人以便已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
其狀伏辜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武皇時羣
增柄用貪夫憑威焰蔽於州黨東南諸郡守令悉斂

民錢厚值償之公獨弗禮丁卯入覲京師中途遇盜
發公笥止得四十金盜相顧愕又見公巾服麓敕詢
知爲公嘆曰久聞宣城有樂青天乃汝耶還金而去
蓋公在縣廉明表著宜民稱之曰樂青天云己巳丁
內艱去任服闋補山陽知縣縣當江淮總道官舟往
來絡驛額派丁夫牽輓公選義民督之舟無留行大
省請謁饋遺之費民便之賊劉六等四出流剽將及
淮南公積儲治器預爲防禦漕運張公侍郎陸公彭
公相繼督重兵至軍需器械取具倉卒公皆立辦遄
集民無擾焉三公多其才能交章薦公徵拜南戶科

給事中在諫垣敢論天下事前後章疏十數上其曰
保聖躬罷皇店正名分端好尚新士習皆國家根本
計當是時雙臣錢寧導上巡游怠萬幾弗理勢焰
熏灼能立中人奇禍公力言久之不少譱而舉賢能
紓冗墨卽桑梓之邦必及焉 乾清宮災公奏請實
脩省以應天變言尤剴切京師稱爲鐵漢其載家集
時父方所公年逾九十就養南都公屢疏乞送還鄉
北歸一年而方所公沒三年喪畢公意不復出築室
東鄉田間有終焉之志 今上登極用言者薦起爲
光祿寺少卿以公善天文兼領欽天監 公澹泊不

見可好居長安中若吏隱然未嘗一至權貴之門少
師石齋楊公少傳驚湖費公宗伯石潭汪公皆雅慕
公名先至公署公惟遣人投刺致謝而已公又屢疏
請勵精以贊天道修德以承天眷每因占候力陳修
省他如明時月正曆法皆超覽絕識卓有定見而曆
家相治既久難於猝更公亦屢疏乞休不允時五星
聚室公建言忤旨又因事劾奏宰臣宰臣衛之屬官
馬能者以私憾公遂棄機誣奏公下公錦衣衛獄大
臣力辯其誣得釋左遷宿州知州卽日就道不謝所
知履任不踰月致其仕而去又二年家宰西樵方公

司馬靜菴胡公薦公才堪治郡特起公大名知府公
初至時方盛暑公念獄中淹滯苦當何如迺悉出囚
庭下一一訊之輕者放免重者請於監司次第發遣
公尤勤政質明起視事宵分方息居政敦大務以德
化故民不威而自服嗣後訟簡刑清囹圄數月虛曠
幾至罷守郡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
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
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公曰有是哉
祭而懸之扣之不揚公不悅忽夢大衆喧於鐘所旣
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

益異之歲巳丑吏部考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尋超陞
陝西布政司叅政督理糧儲又奉命犒邊具有成績
居無何引疾乞休得允致仕戊戌冢宰松臯許公又
特薦公再起河南叅政 上幸承天公分守河北奉

旨整理渡河舟楫而行宮火公以職事逮隨蒙恩旨
免歸公自是得以適意林泉時與田夫野老相親狎
蓄薪蒸修陂堰建橋梁以利鄉人顧於家事不屑屑
經意僅給衣食而已公襟懷夷曠善爲詩歌意興所
至頃刻立就有盛唐風韻每賓朋過從輒命酒高歌
言吐肝膈悠然物我相忘古人風致蓋可觀矣公府

事絕口不談晚年雖縉紳過訪悉以憊病辭謝鮮得見其面焉公平生敏達之才卓越之識忠直之辭循良之節清苦之操切實之學孝友之行可謂純備而又窮達一致始終不渝豈不謂之盛德君子哉嘉靖四十二年陽月晦日卒享年九十所著有木亭雜稿三十卷梓行于世

參議

河南布政司右叅議閻君欽墓志 王九思

弘治丙辰君之父竹泉先生爲御史京師予爲庶吉士往拜其門蓋先生嘗爲庶吉士有名予故請問焉而是時見君甫十六七清瑩如玉可愛方從句容曹來鳳授胡傳春秋再踰年戊午報君捷鄉試矣予聞謂竹泉先生有子往賀焉而曰當不止此蓋君又游重慶劉衡仲之門而其仲父蓬州守允中嚴督弗懈故知不若是止也正德戊辰果舉進士北方舉春秋者莫或先焉是時竹泉先生以四川右叅議家居予

在翰林賀君謂先生乃今真有子矣明年己巳秋君
被選爲吏科給事中予是時左遷爲文選主事實見
其文蓋嘗嘆息以爲俊異者云辛未以竹泉先生之
喪西歸而是時予復左遷壽州及癸酉還任吏科乙
亥遷河南按察僉事兵備信陽而予已家居皆未能
弔賀焉然中懷耿耿未嘗不在君也庚辰春君疏乞
致仕詔進河南布政司右叅議以歸隴去郭杜數百
里謀會不果嘉靖癸未春以予與其仲父允中契也
書來請予銘允中之墓尋復以所述樂府諸作寄予
予亦聞其爲樂日日甚歡乃己丑秋報君病不起矣

予甚惜之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歲耳君諱欽子明其字居嘗自謂定峰故人皆稱之云君在吏科前後凡七年其始不肖阿附孽寺以此不及于禍嘗抗疏勸毅皇帝視朝爲視朝數日諸凡封駁不避權貴人而同列彈劾諸疏多出其手其中有漏言者當道忌之乃稍遷河南兵備信陽者五年功最多蓋嘗推演武侯八陣圖爲九曲新書刊布以訓戰士募義勇黜老弱修城塹謹烽堠遠近恃以爲安汝寧南陽護衛官軍橫甚擾民殆不可制君請入操王不可竟入操而其患遂息汝寧民兄弟爭田各誣其子不法而

其子皆學舉者法當黜君以數語決之而兄弟感悟
不爭而退其子皆得無事羅山勢豪張輔者殺其妾
之母歿妾母之族訟諸縣吏輔又誣以他事陷獄歿
乃以病告君知其狀執輔抵歿信陽貧富兩民爭田
里中二惡少素怨富民乃誘貧者殺之而自殺貧者
以滅口誑其守曰自相殺耳君按之曰一人先歿後
歿者殺之誰也其得惡少斬之以徇劉學恒者汝寧
大盜也陰養歿士肆行刦掠無敢言者通賄郡吏伺
動止屢捕不獲君乃假以公事過其地執而論之死
其黨解散數百人于是遠近駭嘆稱君爲神明相戒

不敢犯君君又嘗擒南召之盜有功詔賜白金十兩
又嘗奮擊商南山陽諸盜益斬首二十餘級擒僭號
者渠魁八人餘黨百人詔賜白金采幣擢用不次歲
嘗大旱君禱雨卽大雨決境遂以有年大夫士詩歌
之信陽士固多奇然舉者亦甚少君於城外西北隅
建仕學書院擇其奇者居之親爲課業乃兩科而舉
者十有三人焉蓋駸駸乎盛矣于是申州之墟盜息
民受風教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超拜可跂足待
也乃蒙萋菲之誦以歸用不究其才識者以是爲歎
君瀟灑偉人也略無幾微形于言而養母以志教諸

弟姪因才而施乃今各有成焉暇則誦詩讀書旁及
羣籍嘯歌泉石其樂陶陶書爲述作類成卷帙蓋雖
未臻耄耄其所獲亦不細矣君家世隴州人也曾祖
諱璿舉鄉榜五任縣學教諭贈右副都御史祖諱仲
實河南右叅政進階大中大夫竹泉先生諱价磊落
不羈脩然物表不慕聲利者也母王氏封恭人生四
男子君其次子也方君在身王恭人夢日射懷五老
造其室已而誕君故資稟特異焉人以爲岳之降神
爾也抑異已

河南左參議王公億墓碑

喬世寧

公名億字本一號立菴子上世故清源人金元時徙
洪洞有爲劍南廉訪使者生五子會兵起分散其長
子清負廉訪公畫像避匿終南山谷中後遂家鳳翔
太尉里故今爲太尉里人清善陰陽家傳至其孫福
皆除陽正術福生瑛應辟爲漢州判官瑛生澤澤生
公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始贈君隨侍漢州時以謀
勇著蜀漢中後應辟平蜀盜功首都御史奏擬衛鎮
撫乃漢州公恐子孫不歸也乃令辭鎮撫止受賞五
百金而歸歸輒散其金親故不治產久之家益貧至

公爲諸生時貧甚不自給公益感憤讀書遂舉弘治乙卯鄉試至己未再舉進士不第以乙榜爲樂平訓導乙丑登進士第明年正德丙寅授閔鄉令閔鄉故衝罷邑也會又多中貴人往來百姓患苦之公乃裁抑中貴人中貴人無敢橫者於是後費省縣稱大治二年以太安人憂歸服除補濟縣甫數月瘡又治未幾又有贈君之憂丙子服除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至值武廟南巡都御史以公迎駕臨濟都御史多倚賴焉明年分巡遼東是時太監于魯鎮守遼東往僉事見太監禮與都御史等

而喜又怙寵諄諷者公見輒踊道上上坐抗禮喜始
怒公已歸公清直卒讓之已又自閔實遠備有功都
御史聞於上陞俸一級賜衣一襲銀二十兩無何
又以平泰山礦盜賜衣一襲銀十兩嘉靖甲申陞河
南布政司參議丙戌督餉京師京師有張舉者太監
忠之弟武廟時故都督也嘉靖初以倖陞革罷而
驕縱豪奪如故都督時云先是舉令人撓河南歲餉
侵沒至數萬金舍人匿舉所不出舉出入侍衛甚盛
人莫敢問者公曰不發舉奸狀窮治之仰祖無完期
也乃召諸吏卒束舉廷下杖訊之舉惶恐以首觸地

謝無狀成罪乞寬假公益大怒復杖訊之辭驗伏罪
乃復榜笞數十餘狀其罪刑部刑部未具獄而舉成
獄中於是太監忠欲以成譬公而舉又嘗武定侯郭
勛勛又嘗饋公公不受怒之至是勛與忠主令舉家
奏公奏上 上大怒下公詔獄給事中張達上書白
奏議無罪及言刑部不正其獄刑部尚書趙鑑意有
觀望宜罪之會鑑奏獄當公無罪 上怒鑑遂罷之
再下部議部再執奏議無罪罪止輸薪於是 上罪
刑部各罰俸有差竟以中旨謫公戍海南衛終身于
是京師目公爲愼王而縉紳中談風力氣節者皆解

王叅議王叅議云明年刑部侍郎胡世寧爲 上言

請還公成所以彰直節不報居海南五年而當嘉靖
辛卯始赦歸鄉里嗟乎士平居不論涉世變故乃見
風節李膺破柱事人至今稱焉以公加諸張舉者其
風節類李膺不邪而余友曹士奇爲余言公被逮時
士奇蓋親覩爲是時兩校尉在傍而公且留客講書
史不輟講罷就繫顏色不動顧家人無一私語此其
度視生歿富貴何有哉是可以任疆陲託社稷之寄
者顧損廢終身以成君子蓋喟然嘆息焉公受經按
察使李木菴先生木菴質任簡默而公負氣剛毅然

皆用廉高終不慮其子孫故鳳翔稱賢大夫二人焉
余不及見木菴然數侍公於里第親記公行業甚多
不盡著著其大節若此蓋皆開國體者云公卒嘉靖
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

按察使

河南按察使姜君綰墓志銘

儲燿

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築破曰州逐其
知府猛于外遂放兵肆掠勢寢不可制 孝宗皇帝
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
濬知謀自綰發不聽命悻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
直抵舊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始亂復拘之
武緣於是思恩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於民
祇以焚種嗣若子孫乃自殘奪禍蔓生人跡誅猛倖
顧其後幾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法官附縣分州

不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
置事宜以聞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州吏
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嗚呼姜君之
學可爲有用矣君字玉卿綰其名其先洪之奉新人
中家樂平再遷弋陽祖諱度德平學訓導考諱璧母
汪氏俱以德善聞君少有至性五歲喪父悲泣如成
人八歲就外傳卽知勵學德平愛而奇之長復喪母
樵於野暇輒讀書補縣學生成化戊戌登曾彥榜進
士除知景陵縣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首論午朝
宜及大政陳治道十事又論大臣規起復者語頗直

人銜之會典留鑰者麓場訟選君蒞焉數其罪遂率
諸御史劾之其人攜檄以解至厯詔使勘獄諸御史
竟坐誣被謫君得桂陽州判官凡五年轉寧國府同
知又三年陞慶遠府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
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
剿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盜稍息
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
陽護之陰實以爲利君一日自省邇江歸哨者假以
情見迫遽譴言賊伏陳詠君陞行便君口吾守也避
賊此江復何時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縣商

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矣
還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酋賊世亂連會府不
能討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賊騎步
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
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
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詢於衆曰能殺穴城者一級
予十金客熊濤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
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常約賊來愼且毋戰
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
賊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

級死於崖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爲民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亟薦之卽拜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右江道時糧完壘繕兵益嚴柳慶間羣賊出沒悉斬定之又明年遂成思恩之績君常語人曰廣民毒于蠻賊久矣賊未靖土官之構也舍是何以爲治屢以廣事當弛張者次第陳於會府劉公已去廣多齟齬其議屬有疾自右江家居吏部重其才起爲河南按察使疾再作遂致其事以歸得年五十有六卒于正德丁卯夏五月

翦期語人曰吾處於正寢必端坐不近婦人已而果
然初君出請凡九人深陽繆全之樛涑州劉伯和愷
安成劉時讓遜皆臺中名士大臣諫官多疏留之後
致訟者以他罪繫君輩往往起用樛終莒判愷再轉
分闕憲致仕餘多流落不偶及君久躋而興成功於
粵衆謂大行可跋埃而僅已于是殆有命不可說耶
九人者惟遜今副湖憲云

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王九思

李氏鳳翔文昌里人也其曾祖寬祖義父安配劉氏
生公季子也諱璽字朝信幼醇不戲在羣兒中蘄然
頭角里中老共奇之以爲可讀書父曰家世爲農不
識毛錐子恐無分何益尋遣受讀里學究卽能日記
千言十二善文章學究驚謝不敢當乃改師而受毛
詩茹先生所十六爲郡庠弟子員二十舉成化甲午
鄉試第一茹先生者亦鳳翔人以毛詩魁于鄉蓋嘗
語人曰李生可進士第筆勢非我敵也然屢試弗第
於是讀書城北僧舍自炊食者數年乃第弘治丙辰

進士予幸同舉然長予十年以上敦德老學顧接引
予甚愛予敬重不敢稱兄稱曰先生尊禮之進士授
荊州府推官決獄平無冤又捕巨盜數百郡中稱之
當道交章論薦起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河南
山東後按直隸諸郡縣會劉瑾用事事多掣肘公一
切任法不忌諱無所假貸獨立不附由此忤瑾摘璫
指類逮公錦衣衛獄踰月出左遷鄧州判官踰半歲
又降貴州平溪驛丞在平溪一年乃陞襄陽知縣復
超拜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主敎武學一時勲貴
子弟仰德服量俛首傾心靡然向化矣居無何纓起

拜河南按察司副使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苟察細
故爲明會大旱傷禾禾且枯萎死民用是戚公授有
司法教民製車車水灌禾竟以有年在河南六年而
正德乙亥會有疾病奏書乞歸田里 天子察其廉
直近於古進秩按察使許歸旣歸五年乃己卯九月
一病弗起年六十有七予少時已聞公爲人厚外樸
中通交接無貴賤咸恭有禮與人語吐實不欺不言
人過雖御酒酣醉或從旁誦之言輒一大笑止終不
言口雖訥然親愛者愈益衆門外多長者車轍古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非然邪公自起家至按察使

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
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貧柰何爲御史時邸
舍瀕水乃種樹當屋種蔬當肉種葦當竹結茅其中
日與卿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羣盜操刀入
舟旣見無何有相與嗟嘆羅拜以斛米饋謝無狀公
笑遣去比屬纊僅能具棺殮予家去鳳翔三百里所
屢期會晤公不果孰意其止此悲夫

河南按察使李先生攀龍傳

王世貞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
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
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
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
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
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絳纒不足以資
修脯而自其挾策請益塾師爲之遜席者數矣補博
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
配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峨若古文詞者
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
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亾何舉其省試第二
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
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旣以古文詞創起齊魯間意不
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
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
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

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于人耳目之小而駭之其驕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朱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人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徧至而相

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浚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獄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

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道途事
嚴客恭鞫鞫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
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廷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
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轍所不報最則曰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
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
高齋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府前後
尉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
媿志管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
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

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閼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母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母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疑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仁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

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
吏部才子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
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
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
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息巷左
納屣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母所報謝以是得
備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
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
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墜而
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相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少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雲樓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三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効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
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寥寥者豈一
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
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鳴
呼何恨哉

副使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壯傳

周祚

陳大夫諱壯字直夫越之山陰人世居禹會鄉行義里祖珪號毅菴被註誤以父簡號居蘭代戎交趾後移京師陳大夫卽京師所生予幼時獲嘗會陳大夫長軀秀月不知大夫之賢者也稍長乃悉大夫之賢大夫已不在世矣大夫生時骨相奇秀居蘭公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也大夫讀書日有名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三十授南道御史大夫素有直氣不能阿世求合讀書亦

務寔踐有用於已思御史 天子諫官天下事多有
不足大夫者御史當觸邪自分歟可爲也不然當推
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方石謝公鐸西涯李公東陽
與大夫爲莫逆交相促之行大夫無遜是大夫能也
大夫至南道未久翰林楓山章公懋定山莊公杲未
軒黃公仲昭俱諫鰲山謫官大夫慨然疏章力救得
改謫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本之說
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大夫者
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知大夫遂極契厚及持居蘭
公喪大夫與一峰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大夫輒身行

之一峰嘗嘆大夫之勇真可愛也挾柩歸山陰營葬
事畢卽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
陳大夫者成化辛卯夏服闋敝居錢唐配張氏卒繼
娶徐氏徐出大司馬貞襄公孫女貞襄公子鑑特立
與俗寡偕見大夫每加敬焉且曰浙士居喪如古禮
者吾見二人少保于公及今陳大夫御史耳至京復
以母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姚夔
留守未儀言皆剴切激厲有益治道乙未太孺人徐
卒居喪一如居蘭公時復起爲御史遷江西按察僉
事大夫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歸居鄉卽

如鄉人不復知爲御史時布袍蔬食于清江之浦作
鵬沙亭讀書其中爲老馬之計大夫踪跡寡出非公
事未嘗入城府然風采凜然鄉人仰之善者足藉不
善者足畏有司亦嘗懼大夫知不敢輒移曲直良民
善衆玩心高明見道益切祀先訓後皆足作世典則
弘治丙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薦大夫起爲福建
按察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非大夫素意雖隨
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且復有仇大夫者矣
刑部尚書林公俊爲都御史時特舉公自代然要天
下四海之廣而知大夫者寡矣癸亥遂乞身還時年

六十六歲至甲子仲冬卒於家

贊曰陳大夫進則爲忠臣退則爲孝子其讀書不爲無用矣今人類讀書取官乃不能皆大夫豈其皆云讀書而寔未嘗有所得邪觀大夫平日諸友如楓山如定山如一峰大夫亦自不能不賢矣大夫既能讀書又能取友其賢固不可及也世之欲賢者舍二者其何以哉

河南按察司副使劉公俊傳

石珣

劉俊字君佐真定深州人也舉進士初授青州府推官鞠獄詳允不避盤錯每行部不治裝亦不列騶從衣大布蕭然匹馬如書生至則趣對雖強梗桀驁無敢不懽伏秋毫無所容私吏庶凜凜大稱康平尋召爲御史風裁益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遷副使所決獄多人所避難弗任者則陽推曰非劉公莫治君佐亦蹇蹇自負聞事風生無少回屈有罪者度不可行私卽首服每分巡大梁河內等道一道肅清歲當代姦吏酌酒相慶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

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爲急政立
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
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
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救恒必由之
故御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準不可寬貸後多去
爲要路者亦時有怨言然君子亦由是謂其知大體
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爲飛語同科道
當劾諸方面官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
徒侶公鍾譏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邪頗聞其
節愈厲奈何有此事遂寢然性類直不修飾邊幅在

常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
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人樽曰吾典在是非決洽不
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
終于家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東傳

張時微

陳約之名東其父智人也。偶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爲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予時弱冠舉于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勤殷，求願得師事爲弟子者。會予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傾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汜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

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
矣會稽中峰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于家曰吾
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
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峰相與邀于禹穴之間從
容言尚瑋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知之卽欲芝草琅
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
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脗如
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
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食頃輒
辯語盡玄秘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爲期

目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爲程業課肄之約
之唯唯奉命惟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
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意於時陳生名聞
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廷 天子親覽其文擢居
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弗治游
神垓壺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詣學士競
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
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
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遊從考鏡
鴻濛陳說藝文侈論欲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

臥率以爲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
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虞
原危矣時當道被 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
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
當道街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
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菁犬牙阻
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
戡闕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
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
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開白而約之乃

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
筭不悟微時之幸道逢希閔辱晉清班從侍華首
尾益七年而外遷今官兩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
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
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周任
陳力之誠何一旦膏塗鼎上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
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者不報時吏部開尚書而元
厓霍公與甬川張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
矣必徙之會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
其所私客力持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閤也

余時爲僚握手郊勞見其色犁然黑也就而與語氣
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乎顧而不答固問之
徐曰束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
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歎語無不人人
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憤恚跼蹐家人莫喻其
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
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瘳矣余乃撫其背
曰夫疾者非他志憤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
轉結痰火上攻針石不能達矣弗成且有患約之
領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

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飲酒猶昔也曰風疴幸舒
不爾輒弗辭辭余曰雖然竟忘疾苦時耶旣而約之
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使往訊報幸無恙二
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束身被狗馬過不忖量勉
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
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歿矣奈何
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
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
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恩僚於藩枕
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

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家宰黜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明習吏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僕邀庸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草比周改錯幸合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方後繩所在齟齬至憤恚而歿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抄刺刻深抗引大峻天忌其然乎

河南按察司副使史公英墓志銘 呂柟

公姓史氏諱英字廷珍世爲蒲州稷山縣人曾祖諱仲禮祖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公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騎至令人卽日擒之後冀州盜相繼反獄公皆剿平之於是賊不犯境棗強人好誣訟公切諭之凡布禁五千餘條尋有陷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戒之其人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歲凶尤爲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二口遂增設興仁社以居之其與完聚資喪者五百

餘人出俸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公皆拒不聽及去衆強人立去思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命清理長蘆鹽法國課充足巡按蘇松常鎮時周駙馬兄爲蘇州同知貪聲大著公卽據法首黜之他奸究皆望風屏跡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淪死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于公也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

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
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公問曰何以處之公
輒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翰林學士泰
和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知公
者薦其可都憲格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
去居喪依於禮著修職盡忠藁二十五條自是閉戶
讀書自娛都憲卽墨監公章適書曰士大夫不遭瑾
毒手者史公數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璣常以
理學稱之平生無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囑知人亦不
從已自謂愚庸又自謂無用號庸菴拙菴以自況凡

有所得卽錄之成帙名曰就正一得諸葉其言多主
居敬窮理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放之以
其父兔屬故也家居每夕必焚香告天祈君福壽又
祈雨降以澤民初公性純謹嗜學丰采峻絕爲邑庠
生恒以薛文清公自期待寧大叅以桓榮稽古之力
勵諸生公曰聖賢事業或不能若金紫何足掛齒其
持守之嚴官府多不能識其面故其言之所至如此
其粹云乃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索曆日展視
於本日上加一墨圈於二十七日上又加一墨圈子
姓輩問故曰吾於此已矣及日果

卒年正統十四
年享年七十八歲

河南憲副顧橫涇先生璵小傳 陳舜仁

先生清介端毅人也仲兄東橋文章事業一時名流之冠先生韶年崛起一往便詣時稱江東錢玉云先生姓顧氏諱璵字英玉先世諱之吳縣人有名海者還人遺金名重搢紳間卽曾大父也幼有異質聰敏絕人髫髻時就塾師學愛其穎秀舉破意試之應口而成出人意表塾師驚撫之曰非常兒也比長益刻勵日誦數千言爲文宏肆藻麗年十八補弟子員每督學者校士輒首先生莆田黃公帛書天下奇才表先生門其賞識如此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旋改兵部雖居桑梓而直行已志請託問饋一切
謝絕值武宗南巡部事叢委先生悉心經畫諸所
措注皆懸合機宜督修官艦數百艘費皆出於民先
生爲差貧富擇廉幹者主其事一時皆辦而衆不知
役大司馬白巖喬公深倚重之時上游幸無常所
欲擇通敏有識者侍左右備倉卒顧問衆推先生一
日上注日久之曰女管船官邪先生頓首上謂
侍臣曰此甚爽例可着充護衛官遂護蹕還時東橋
公與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喪榆亦論
之不宜太峻先生晚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

其以從命爲孝孰若以不辱親爲孝也庚辰陞南京
武選郎奉旨查冗員魏國公子徐某亦在例中某頗
修名譽爲之請者甚衆喬公亦欲庇之先生執不從
所親或規之先生徐曰迺天子詔顧不重邪自是
當路者不悅明年請知許州許故冠帶也多豪猾先
生治頗尚惠文而時時有所讎合許人畏而懷之胥
吏惴惴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構訟先生按
致其罪於法當贖金問之曰女何從得金民泣曰丐
於親故耳先生徐督之曰女旣構女族又累及女親
於心何如民叩首服罪先生察其言有悔過意曰我

今敎女女當改行仍以俸金三兩資之其人遂化爲
善良邑中人聞之咸譴呼曰公真吾父母也訟牒爲
希人復有言先生于喬公者公曰傾英玉佳士以少
年錚錚稍抑之耳言者慚而退在許二年察廉陞溫
州府同知再陞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整飭沂州等處
兵備沂故多盜先生行保甲法一方遂寧嘉靖丁亥
陞河南按察副使奉勅整飭信陽州等處兵備治類
許而風裁益峻汝南有巨猾交結勢要而陰犯郡縣
吏請囑無敢違者先生廉知其狀捕寘于法與部使
者論事有不可輒封還移文同官咸駭愕先生曰朝

廷置按察爲外臺枉法媚人吾不爲也信陽舊有田
若干頃租皆歸私橐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嘆曰
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廨適前兵備爲
按察使陰慊先生遂媒孽其短于部使者竟罷歸先
生性剛直高自負許寡諧于世與人交不立城府所
不合意卽拂然起去見人骯髒取容者掩面不欲觀
以是沮撓于時自歷宦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
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
先生亦不屑意坐臥一小樓頗曰寒松日讀書其中
客有過從煮茗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愜爲具杯酒

盤中惟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
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
忍爲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仲兄東
橋公招之亦不往餽之田亦不受涓厓霍宗伯毀淫
祠欲以寺田餉先生謂涇野呂司成曰顧君狷介難
與語君弟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益有涯爲
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爲先生棹楔費先
生曰顧以我壞公法邪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
給人多欲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
累口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之景漸侵而羞惡之

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先生家素饒于財比入仕遂困阨親喪售所分祖產給殯葬弟珂早亡盡以遺產付弟嚶而獨收養其孤女比筭擇人壻之所交皆一時名勝與東橋文學相頡頏而先生詩尤精悍有寒松齋稿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昔者仲尼不得中行而思狂狷至于鄉原乃痛斥之由今而觀始有激乎其言之也夫鄉原與物無競僅僅自好者耳乃舉世悅之何哉士君子立身自有法度使夫流俗者同聲附和漸漬成俗亦足悲矣又况竊鄉原之跡而懷盜竿者乎橫淫居官亮節卒

窮餓以終人鮮不姍笑之貞于道弗諧于俗孔門之
思厥有旨也余于斯蓋三歎云

河南按察司副使文公靖墓志銘

文公系出周文王支孫以謚爲姓至宋文潞公裔徙
絳州曲沃太平安邑平陸各一派元季自絳徙垣曲
祖諱普昇好善尚義曾代上官死遇害後免號樂善
居士識者知其後必有昌大者父諱秀號儉齋封監
察御史公諱昭字孔昭張儒人粹時夢近居西泉有
飛龍入臥內長因別號西泉公天性頽悟七歲解詩
文知孝弟講論語三省章卽了大義授禮經於從兄
昭十一入鄉校十五補廩復學諸公咸稱爲奇童自
是累試爲主司解賞解聞冠晉陽諸邑矣人皆期以

早第成化甲辰蝗旱人相食家益貧公晝則手書負薪以供甘旨宵則步月讀書不廢舉業迺遊藝于曲沃封丘乙卯鄉試以禮經魁丙辰春連登進士第授山東平原知縣到官卽作諭民詩及民情利病條約敬神字民一本於誠學校尤切賞善罰惡一秉至公不數月政教大行士類咸就矩吏卒罔干法時有省祭官張氏更契誣人田前官累不能決公一訊卽判一總甲通姦媼婦因鄰人娶其婦遂誣其人爲盜公一訊總甲伏辜又有夜被放火公集同社人詰曰放火之人我旣知矣一人跪最後藏首變色訊之卽服

自是盜息民益安矣有皇親張指揮散私債上司畏勢批追公拘收其契不與追理己未春大旱蝗作公禱蝗入他境縣後作具慶堂迎儉齋君太孺人早夕供養庚申二月丁太孺人艱哀毀骨立上官矜其清苦令民贖之公一無所受百姓老幼號泣攀送既歸喪葬如制服闋復除真定衡水知縣施政一如平原時一鄉人宿鄰家與其鄰有隙夜擲磚房上告縣訊其鄉人卽伏辜有刺其首流血匿林中出誣其仇家公驗其刺痕乃反坐一新婦惡其夫與隣人子通姦舅姑告縣訊莫得情公令吏隱空房中後繫婦隣子

然相語實吏出遂不能飾清河民成化時投獻德府莊田千頃百姓累年奏辨咸懼親王莫敢判公承委勘按實田歸於民政聞比平原益著自是上官委署別郡邑及修邊修河盤糧審役者無虛日撫按父薦者五犒勞者十七所得承幣盡貯庫公用甲子給由考最進階文林郎父母繼母妻封贈如制次年八月銓部行取赴部除雲南道監察御史遇恩詔加俸齋御史服色正德改元上耕籍田與錫宴於南郊十月巡視東城條陳保障地方便宜民情收事上可其奏及考最實授十時逆理竊柄羣工側目差遯東

清查邊儲凡差回多賂瑾以免禍公清查無遺宿弊
殆盡奏劾總鎮都布按三司等官若干員一無所賂
瑾遂銜之時有新賊民孫恭恃其子爲內侍阿附瑾
以自縊子誣奏人李玉打死沉屍於河公往勘實止
擬威逼瑾益惡之以守正亦不能禍元日與慶定宴
三月監試奉天殿五月肅依太廟皆禮成敬肅常
侍內外朝班封章彈劾者居多人咸以老成正直目
之七月差南京照刷文卷一乘至公諸司料服運方
恨公陰遣人伺察于南京亦無可訾繼聞儉齋有受
哀哉幾減生服裘復命恭奉國公以下千七百餘員

奔喪如制服闋起復除河南道監察御史劾留都張
家宰附逆瑾事時論稱快名益重於西臺遂推掌本
科不復外差五月復上進君子退小人以弭災異疏
上嘉納之侍講經筵劾中官進茶遲慢不報十月以
計平流寇賜賞紵絲衣一襲白金五兩疏辭不允復
上保民息盜以固國本事六條曰釋民牧惜民財禁
民奢節民力除民賊去民蠹時中官用事言多中傷
遂留中不出凡掌三法司例宜擢大理丞公以言不
行懇乞外補銓部方達才望老成人治河道提授河
南按察司副使督理河道公至汴勞心乃事河犬五

百里內者赴工修理五百里外者納銀買料遠民無
奔走之勞近民無追徼之苦法令畫一民不告勞工
有成績運道咸賴焉其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苛細
大梁道陳州民兄弟五人讐殺姐夫於塢園構訟里
戚人衆數年不決公訊其殺人夜各在何所其一人
曰某五兄弟同飲於某家公曰莫非適謀殺人事乎
遂驚服人稱神明魯山寇以白蓮教惑衆剽掠官民
皆前人養成大禍公單車至境計擒王昭王靠山首
惡百餘棄市餘皆解散民繪像有之當道恐事妨已
遂隱其蹟不上聞公竟不自伐其能署堂印帶管提

學清軍等事三載宜考績撫按以河道缺人奏留弗
果鎮守中官素需索公一不應又值鄉官請謁不行
多造飛語巡河侍郎不察遂奏公以河道銀兩未明
事下撫按檄二司弔查文卷皆前官弊及報上公曰
吾事曰矣以直道受誣若此時事可知矣亟上疏辭
免弗允章再上懇切獲旨准致仕比歸于武卿等先
於城北爲閭構亭鑿池植竹木花草以待至則建家
廟於園東北月朔修祀事睦族人仍以家廟及墳地
世與族人共之名其園曰清樂亭時與門人子姪
講課經史暇則酌酒賞花登樓賦詩嘗塗遇鄉民數

人乘醉喧侮童僕欲捶斥公呵止之翊日皆惶恐服謝人咸服其量嘉靖改元及上 獻廟徽號公二次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居家二十年起居若一日凡接人禮度一出於誠其待姻族恩禮至周鄉人無老少識無遺怨者丙申夏夜公乘涼於清步橋方寐忽見鬼侍數十張蓋設轎曰 上帝請公爲龍王言畢卽寤丁酉元夜復夢 皇上詔已爲 皇太子師乃告子姪曰吾今年其已乎夏五月家人暨比舍人見火光熾於宅園二十一日疾革命著欽賜衣冠中堂端坐有頃終嗚呼始夢飛龍入而生終夢爲龍神而

沒亦異事也距生時壽七十有八門人因私謚曰溫
簡先生嗚呼公之篤信若樂正子力學若匡稚圭溫
粹若程明道宰邑若龔黃立朝若唐介勇退若錢若
水獨樂若司馬君實惜乎名位未底其極才德未究
其用惠澤未溥於天下天胡豐其才而嗇其用哉夫
溫尼父之一德也簡仲弓之可南面也詩曰溫溫恭
人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先生容人之量待物
之洪溫之法也學有本源政有體要簡之功也公謚
之溢美孰若私謚之稱情乎門人之謚爲溫簡宜哉

河南按察司副使章公時爲墓志銘

陳頤正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子弟頤直持宜城少參徐大任
所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章公行狀代其子乞銘以葬
予忝從薦紳後臥聞公善政高誼久故不辭按狀公
青陽世族也其先徙自涇川漆林始祖仲和生禧
遠禧遠生昇昇生儒號挹清軒以五經教五子其第
四子以春秋貢不仕贈鄒縣知縣諱原者則公之父
也以正德庚午正月十三日巳時生公初贈君夢金
甲神授以孟子小象置膝上遂誕公而公弘毅剛大

善辨論盡事理英氣勃勃不屈有孟夫子風後遂以
孟泉自號云贈君久困場屋屢不舉性嚴善怒公與
長公崖晝勤祇事躬樵汲之役夜則篝燈讀至夜分
嘉靖癸巳隨其從兄廉州府推官時祿入太學登祭
酒東郭鄒先生之門遂受春秋於淡軒錢先生學成
歸以儒士中應天甲午鄉試壬戌就選得鄒縣令鄒
固劇邑土荒民逃幾不可爲公至勤勞撫字招集流
亡買牛勸之耕織而邑爲樂上時河淤漕阻 天子
遣朱侍郎經理其事開府濟寧朱公令沿河官集議
公首倡開南陽新河用其策底績論功未進官大司

空公衢州府同知司空又奏改公兗州管理河務加授四品服俸隆慶辛未大計舉卓異者賜宴與幣九月擢保定知府壬申九月用給事中維邁薦陞河南按察副使督築黃河南隄公往來相視不避風雨舟居經年遂中濕兩脾痛劇乞休歸歸四載河道吳尙書復奏起公勉強赴命會吳公卒公病亦作遂復告休歸不逾年而終嗟嗟惜哉公歷官十三載妻子不入官舍惟携一僕自隨其由兗州之保定保定之河上也往返惟敝衣筍二行李蕭然在官廩俸多捐助公費所餘三百金置義曰五十畝以贍同祖子姓雖

二子食貧孺人受封釵鉏未備不顧也又建宗祠修家規以享先維後倡化戚里絕謁公府卽古純德何以加焉狀所述脩矣而予以脩員棘寺獲覽邵國訟牒見公折疑欲活覆寃數條又古所稱神明者莫能及而惻怛生全之意益出法外御史樂尙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奸狀與婦議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層役入殺御史夫婦而密洒血宿仇趙某之門及道已乃佯驚大呼集眾跡之樂無子奴妾卽訐趙大辟趙不厭亟訴行公覆鞠公一見疑之密詢奴與妾事論屠母訊之立得盡伏辜而御史之寃雪趙氏

之獄解得徒劉尙賢噴其妻父王儒及母田氏苦誣
矚儒防秋伴爲相省因留宿時田氏弟萬庫傭其家
卽與同寢尙賢密起石碎其首持刃破田氏寢室門
直入田氏出後戶潛匿遂殺三幼女置之門外而去
捕得官疑一時縱殺必有黨加訊因言與同博魏滿
良霍廷芝盜牛拒捕致然不知實其仇也二人者遂
坐大辟而公至覩鞠謂所殺雖多惟一壯男子先被
暗斃餘俱幼女何假衆乎且構仇有跡同盜非情遂
解脫之關頭王大臣率衆夜徼遇其比鄰老婦孔氏
偕夫省桐戚回乘醉詰問相詆且詣縣告強姦其婦

縣令素嫌大臣卽以奸未成論徒大臣有怨言孔夫
懼復赴上告以擒婦入室強奸已成論死公廉知覺
起醉罵又大臣一妻一妾有子太學生豈容任其在
忤若是遂因奏訴行鞫亦解脫之至於重哀無辜能
先事修護不令顛踣鄒邑富民潘某爲舊州禦人盜
所口及移文逮鞠公念一就逮無生矣藏其文不出
旦集諸曹吏各里胥謂曰吾欲得通縣淳良苦輩能
公舉乎應曰諾遂以次問及潘卽交口譽公又謂曰
卽吾欲旌此一人達諸上司苦輩肯相保任乎復應
曰諾公遂呼紙筆取狀衆愕然從命莫知所爲也旣

得狀卽備文申巡按御史御史悉公指遂以盜付公
核實公始召潘示之而潘大驚叩額出血謝微公身
首異處妻子奴戮矣此予以職事知公者而在鄒在
保定異政縷縷予未能悉也其福鄒民尤深家各肖
像以祀聞公卒之夕有夢鄒民千餘迎公赴任者蓋
其精神所注必享血食茲土無疑公先娶阮氏生世
述繼娶馬氏生世創女適南陵汪冀治孫男二人守
位守備卒於萬曆己卯八月十三日葬於青山祖塋
之側

一子和昇

僉事

河南按察司僉事江公暉誄

有序

邵經邦

夫麟遊致瑞不能延世之永鳳矯挹輝而豈馴羈之
及奚其不可虞哉蓋理有常存質無竝立象垂經緯
而景星慶雲忽焉間出勢窮嶽河而醴泉芝草鮮其
長生矧夫特靈而爲人曠今而爲美者乎若乃璿雕
璜璫之徹玉凜璧瑩之潔隼孤鵠介之行鶴鳴鳩飼
之仁疇旣無匹踐亦寡蹤屑胡于今逮其有古是使
皇矣秘寶至哉愛文百紳擗膺凡冠隕泗矧余知已
者哉嗚呼哀哉有明故翰林院修撰今陞河南僉事

直爰江先生浙之偉人也系出於侍中叅政及大宗
伯文昭江公其父也母夫人王氏厥昆三人長號瑞
石今京兆尹季號巨石主尚書禮部事先生貴介之
特芳華之裔故以顯承世德匹休思皇兼善孫謀齊
驅胎教及夫措詞筆削傳習春王彙哀羣英並用當
世至於玉堂繼陟金馬流芳龍門戟與蘭臺伊邇是
固益衍而益揚也若乃盤詰嶮錯擻掘聲險阻深博
厚高際雲漢實子雲之所甘心宗師之所退殿者也
逮於義輕千駟辨重一芥琴鶴不隨僕馬自代貪泉
之不能移廉石之不足羨肆其忠犯人主底活黎黔

狐踪潛斂鴻陸言旋口碑賢於蔽芾墮淚幾於峴山
尤有格心之間侍經之譽講幄方親顙昂倚宁然而
直躬自任矢心無忒弱不嗜進壯而遺策朋輩負慚
時論稱惜故能注情背日行義頃昆忠孝不妨出處
皆得尤復率禮不越績學有恒蹟隱不遺幽玄竟造
廼或命棋終日談藝崇朝行酒合歡素歌自狎余亦
常從事焉及乎鳩營之拙肯畜之劬廩無餘積筭無
見資柰何宜室孔艱弄圭未遂單單孑身形影弗類
嗚呼哀哉質本豐腴是嘗肺疾癰升魄降瘁於寸晷
嗚呼哀哉爲誄曰 大聖藏天哲士凝神至人無生

達者免身身之所來不能以拒及其所去云胡吾與
吾之無與何履不富遊乎逍遙出乎有無休乎大塊
同乎飄虛但彼先生至命達道棄世無累免形從好
厭彼空垢樂此灰稿命無不生道無不名生也車犖
希代之英祥發峻儀慶昭洪度三葉五公肅雖丕著
道也偉燁兆人之傑鼎渴盟截川橫犀楫巖標萬仞
莫喻其曠憶昔之初若彼春陽皎皎其昇孰也可量
而斯之後譬之秋月悠悠其遠曷也其竭是謂達生
是云善化彼庶而耆人百其合懿彼先生今也則亡
道之云可德則何孤朝之翼猷國虧恒餘官削道揆

士弛箴諫曾是不憖俾民大亂嗚呼哀哉膏屯麟益
和忝瑟琴鸞絲無調蕙帳無溫濯矣先生莫虞其載
懋此樂只嗇彼保艾尚有綏承以著其代嗚呼哀哉
顯顯文昭世曰大賢廟食虞庠歷已有年先生繼之
有輝其前玉耀重淵珠媚層川逝矣千秋永懷斯言
嗚呼哀哉

旆苑卮言

江暉字景暘文昭公濶子也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
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直愛子集按山海經曰直
愛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

有髮名曰頽自爲牝牡食者不茹取以名集別無深
義暉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
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怪
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
出丘索上遠古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
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
也爲文遣弟書一出皆憚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
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
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
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袒璞悲請君實此無易輒聖

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二終